

前 言

日本小说家太宰治 (Dazai Osamu)，原名津岛修治，1909年6月19日生于日本北方青森县一个豪门家族。1930年入东京帝国大学法文系，中途退学。一度参加左翼地下活动。

太宰治在1933年发表自传体小说《回忆》等，开始受到注意。1935年短篇小说《逆行》发表，成为日本第一届芥川奖的候选作品，奠定了他新进作家的地位。他当时的风格可以《丑角之花》(原文《道化の花》)为例。这篇小说根据太宰治同一个有丈夫的咖啡馆女招待一起投海自杀，结果女的死去，他自己却没有死的事实，采用自白形式写成。这种写法给当时文坛以新鲜的印象，后来形成了他那独特的说话体和饶舌体。他在其他作品中写的也多是他的个人生活体验，如想进报社而考试不及格，自杀未遂，因阑尾炎手术发生事故而病危，长期服用麻醉药而中毒，进精神病院等等。1945年2月他写成小说《惜别》，以日本东北地方某村的老医生的手记形式描写在日本留学时的鲁迅。他为了调查鲁迅在仙台时期的情况，曾特地赴仙台，在《河北新报》社花了三天时间查阅了大量旧报，并作了详细的笔记。

太宰治文学活动最重要的时期是在战后。他的重要作品如《维荣的妻子》、《斜阳》（均1947）、《丧失为人资格》（原文《人間失格》，1948）都写于这一时期。由于他描写了日本战败后的世态和反映了一部分人的心理，一下子成了战后初期日本文坛的“宠儿”和流行作家。

太宰治在日本文学史上被称为“新戏作派”或“无赖派”。这一派的作家并非一个集团，他们自称人的美和真实由于沾染了俗世灰尘而被深深埋藏着，必须加以拯救。但他们不正面去写时代，而在作品中进行讽刺，挖苦，抨击，同江户时代的戏作者有共通之处，因此被称为“新戏作派”。“新戏作派”的作品大多通过两性关系或男女纠葛宣扬资产阶级的享乐主义，反映了日本资产阶级在战败后产生的幻灭感和绝望情绪，因而这些作家也被称为“破灭型”作家。

1948年6月13日，饮酒过度而损害了健康的太宰治在他生日的前几天，留下尚未写完的小说《再见》，与山崎富荣一起投河自杀，卒年四十岁。

中篇小说《斜阳》作于1947年，写没落贵族和子一家（和子及其母亲和弟弟直治）在日本战败后初期的遭遇和思想。和子早已离婚，在娘家侍候年老母亲。弟弟从南方复员回家，饮酒放荡，家产挥霍殆尽。和子毫无寄托，单恋弟弟的老师，一个为社会不齿的明码实价的无赖文人。最后母亲病故，弟弟自杀并留书陈述自己精神痛苦得活不下去，和子肚子里则有了那文人的孩子。她决定把这私生子养下来，和旧道德斗争着坚持活下去。

日本文学评论界认为这是太宰治最重要的一部小说，是“他把主题、理想人物和写作手法全部投入的太宰文学的一首大型交响曲”，“采取了太宰中、后期得心应手的女性第一人称写法，插入了直治的日记和遗书，用他前期惯用的格言体和信札体”。“小说的四个登场人物全是太宰的分身，弟弟直治是他的前期，文人上原是他的后期，母亲与和子反映了他中期的精神面貌。”“直治耻于生为贵族，要进到民众中去又缺乏坚强的生命力，他苦于与众不同，加上药品中毒，终于自杀，则象太宰的晚年。”

《斜阳》这部小说出现在日本战败后初期。当时社会思想发生很大的变乱，一些没落贵族既留恋他们原来的生活，又不得不看到他们那个圈子的虚伪和不合理现象，甚而感到内疚，对如何适应新的情况则感到悲观、空虚、颓丧。《斜阳》通过和子和直治的思想和行动，反映了没落贵族以及没落阶级的这种情况，因此在日本一时引起轰动，出现了“斜阳族”这一名称，在社会上流行，开了“××族”“××族”的先例。太宰治的其他作品，如《丧失为人资格》、《再见》等，也都不仅是他的小说题名，而成了人们的日常用语。

译 者

早晨，母亲在餐厅里轻快地啜了一匙子汤，突然小声地叫了一声：

“啊！”

“有头发？”

我以为汤里是不是有什么脏东西。

“不。”

母亲象是什么事也没有，轻巧地又把一匙子汤送到嘴里，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转脸望着厨房窗外盛开的樱桃，就这样侧着脸又将一匙子汤轻巧地倒进小小的双唇之间。用“轻巧”这个词来形容我母亲，这决不是夸张。她的用餐方式同妇女杂志之类介绍的迥然不同。记得直治弟弟曾经一边喝酒一边对我这个做姐姐的讲过这样的话：

“你要知道，一个人不能因为有爵位就称上贵族。也有的人虽然没有爵位，却是具有天爵的优秀贵族。象我们这种仅仅有爵位的人，也有不但不象贵族，反而更近于贱民的。象岩岛那种人（直治举了他同学中一个伯爵的名字），说实在的，给人的印象不是比新宿一带妓馆的掌柜还要下流吗？就是前几天，柳井（弟弟又举出同学中一个子爵次子

的名字)的哥哥举行婚礼,那畜生穿着无尾礼服什么的,可有什么必要穿无尾礼服来参加呢,这且不去说它,在席上致词时,这小子却用文言不象文言、白话不象白话的狗屁不通敬语说话,听了真叫人恶心。假装斯文同温文尔雅毫无共同之处,这是无聊透顶的装腔作势。过去在本乡^①一带,我们时常可以看到‘高级御^②公寓’这类招牌,而所谓华族^③,大部分实际上可以说都是‘高级御乞丐’。真正的贵族可不会象岩岛那样拙劣地装模作样。拿我们这个家族来说,真正的贵族可算只有妈妈了吧?她才是名副其实的贵族啊。有些地方我怎么也比不上她。”

就拿喝汤来讲吧,我们都是盘子前面略微低下头去,横捏着匙子把汤舀起来,然后依旧横捏着匙子将它送到嘴边喝的,但是母亲却把左手指轻轻地放在餐桌边上,挺着身子,扬着头,连盘子也不看一看,横捏着匙子就一下子舀起汤来,然后象燕子那样——真想用这个字眼来形容——轻巧而又优美地将匙子尖端对着嘴,就这样把汤倒到嘴里去。她一面随意地左顾右盼,一面极其轻巧地操着匙子,匙子简直象小翅膀那样轻飘飘地动着,汤一滴也不会泼出来,同时一点也不会发出啜汤或者碰响盘子的声音。这种吃法可能不符合所谓的正式礼节,可是在我看来却非常可爱,那才是

① 本乡是东京一个住宅区。

② “御”是日文接头语,加上了表示尊敬或谦虚等义,用在这里是不通的。

③ 华族是明治维新后对新封给爵位的人及其家族的称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废止。

名副其实的吃法。而且事实上，喝汤的时候舒适地挺着上半身，从匙子尖端把汤倒进嘴里，这比低着头从匙子边喝，味道要好得恐怕叫人难以相信。然而我正是直治所说的那种高级御乞丐，所以无法象母亲那样轻巧而又漫不经心地使用匙子，没有法子，只好死心，仍然在盘子前面弯下身子，按照所谓正式礼节那种乏味的方法喝汤。

不只是喝汤，母亲的用餐方式也不大合乎礼法。肉一端上来，她就立即用刀叉把它全切成小块块，然后丢开刀，改用右手拿叉子，一块一块地把肉叉起来，很高兴似地慢慢吃起来。至于吃带骨的鸡肉，当我们担心把盘子碰响，还在费尽心思从骨头上切下鸡肉的时候，母亲已经满不在乎地用手指捏着骨头拎起来，用嘴把肉和骨咬开，若无其事地吃起来了。那样粗鲁的吃法让母亲做起来，不但使人看上去感到可爱，甚至显得异常迷人，所以说名副其实的人到底与众不同。她不仅吃带骨的鸡肉时这样，进便餐时吃火腿和红肠之类也常常随手抓起来就吃了。

“你们知道饭团子为什么好吃吗？因为是用手指捏着做的啊，”母亲还说过这样的话。

我也想过，用手抓着吃也许真的很好吃吧，可是我又觉得，象我这种高级御乞丐笨拙地学着这样做，就真变成名副其实的乞丐了，所以还是忍住了没学她。

连直治弟弟都说学不到母亲那样，我也深深感到要学母亲很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有一次，那是个初秋的月夜，在西片町宅邸的里庭园，我和母亲坐在池旁亭子里赏月，边笑

边谈着狐狸和老鼠出嫁时准备的嫁妆有什么不同，这时候，母亲霍地站起来，走进亭子旁边茂密的胡枝子丛里，又从胡枝子的白花中间露出她白净娇艳的脸，微微地笑着说：

“和子，你猜妈妈在做什么？”

“在折花，”我回答说。

母亲却轻轻地笑出声来说：

“我在小便哪。”

她一点都不把身子蹲下去，这使我感到吃惊，可是我从心里感觉可爱，同时也觉得我这种人怎么也不可能学她。

虽然从今天早上喝汤的事扯得太远了，不过最近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路易王朝时期的贵妇人都是满不在乎地在宫殿庭院或者走廊角落里小便的，我对这种随随便便确实感到可爱，因此我还想到，象我母亲这样的人也许是真正的贵妇人中的最后一个吧？

再回过头来说她今天早上喝了一匙子汤，“啊”地轻轻叫了一声。我问她：“有头发吗？”她却回答说：“不！”

“那是不是太咸了？”

早上的汤，我是用最近配给的美国罐头青豆滤过后做的浓汤。对于做菜我本来就没有把握，所以即使听到母亲说“不”，我还是非常担心，又问了一声。

“不，汤做得很好，”母亲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她喝完汤，就用手抓着紫菜裹的饭团子吃起来。

我从小就不爱吃早饭，不到十点钟左右肚子不会饿，所以这时候汤是勉强喝下去了，可是不想吃饭，把饭团子放在

碟子里用筷子捣得不成样子，然后用筷子夹一点，象母亲喝汤时操匙子那样，让筷子尖端对着嘴，简直象喂小鸟一样地塞到嘴里去。我还在这样慢腾腾地吃着，母亲已经把饭吃好，静悄悄地站起来离开座位，背靠在朝阳照射着的墙上，默默地看着我吃饭。不一会儿她说：

“和子，你还不行啊。你要变得最爱吃早饭才好。”

“妈妈您呢？您爱吃吗？”

“那还用说，我已经不是病人了。”

“和子我也不是病人啦。”

“不行不行！”

母亲发愁似地笑着，摇了摇头。

五年前我生过肺病，长期卧床，但我知道那只是一种富贵病。倒是不久前母亲生的病才叫人担心和难过。然而母亲却只顾着担心我的事。

“啊！”我禁不住叫了一声。

“怎么啦？”这回母亲问我了。

我们两人对看了一下，好象彼此完全会意似的，我吃吃地笑起来，母亲也微微地一笑。

一个人突然想到什么害羞得无地自容的事情时，就会轻轻地发出这种奇怪的“啊”一声。我脑海里突然清楚地想起了六年前我离婚的事情，所以不禁喊了一声：“啊！”可是母亲刚才也“啊”了一声，那又是为什么呢？她决不会有我这种使人害臊的往事，不，或许她有什么……

“妈妈，刚才您也想起什么事了吗？是什么事情啊？”

“我忘了。”

“是我的事吧？”

“不是。”

“是直治的事吗？”

“是的，”母亲刚开口，却又歪着头说，“也许是的。”

弟弟直治在大学读书时碰到征兵，到南方岛上去了就杳无音信，停战以后仍然下落不明。母亲说她已经作好精神准备再也见不到直治了，可是我一次也没有作过这种“精神准备”。我想一定能够见面的。

“我以为我已经想开了，可是一吃到美味的汤，就会想起直治来，难受得不得了。我们过去待他好点就好了。”

直治进高等学校以后就热中于文学，还过着浪荡子似的生活，不知叫母亲操了多少心。尽管这样，母亲还是喝一口汤就想到直治，不由得“啊”地叫一声。我硬把饭塞到嘴里，眼睛噙着热泪。

“您放心吧，直治不会有问题的。象他那样的无赖，不会那么容易就死的。死的一定都是又老实、又漂亮、又和善的人。直治那种人你用棍子打也打不死。”

母亲听了笑着跟我开玩笑说：

“那么说，阿和你是属于会早死的一类人了？”

“唉呀，为什么？我既是个无赖，又有点犟儿头，活到八十岁是拿得稳的。”

“真的吗？那妈妈一定能活到九十岁了？”

“是的。”

我刚开口就感到有点说不下去。无赖寿长，漂亮的人命短。妈妈是个漂亮的人，却又希望她长寿。我真着了慌。

“您故意难为人哪！”

我说罢只觉得下唇颤抖起来，眼泪夺眶而出。

我再讲点蛇的事吧。那是四、五天前的一个下午，附近几个孩子在庭园篱笆那里的竹丛中发现了十来个蛇蛋，就来告诉我。

“这是蝮蛇蛋，”孩子们硬是这么说。

我想竹丛里要是孵出十条蝮蛇来，可就不能随随便便到庭园里去了，于是说：

“把它们烧掉吧！”

孩子们都乐得跳起来，跟着我走了。

我们在竹丛附近堆起木柴和树叶，生起火来，把蛇蛋一个个投入火中。但是蛇蛋怎么也烧不起来。尽管孩子们在火堆上加树叶和小树枝使火更旺，蛇蛋还是烧不起来。

“你们在干什么？”坡下农家的姑娘从篱笆外走过，笑着问。

“烧蝮蛇蛋。要是孵出蝮蛇来，那可多可怕呀。”

“蛋有多大？”

“有鹌鹑蛋那么大，都是雪白的。”

“那是普通蛇蛋，不会是蝮蛇蛋吧？生蛋是怎么也烧不起来的。”

姑娘感到滑稽，便笑着走开了。

蛋烧了近半小时还烧不起来，于是我叫孩子们从火中把蛇蛋拾起来埋在梅树下，我找来一些小石子给它们做了墓碑。

“来吧，大家都来拜一拜吧。”

我蹲着合掌的时候，孩子们也都顺从地蹲在我背后合起掌来。然后我离开孩子们，独自慢慢地登上石阶，只见母亲站在石阶上紫藤架的阴凉处。她说：

“你老是爱做残忍的事。”

“我以为是蝮蛇蛋，哪里知道原来是普通蛇蛋。不过没关系，已经把它们埋葬了。”

我虽然这么说，但觉得这事被母亲看见总不好。

母亲决不是一个迷信的人，可是自从十年前父亲在西片町的宅邸逝世以来，她很怕蛇。父亲临终前，母亲在他枕边看到一条不粗的黑绳子，想随手把它拾起来，才发觉是条蛇。蛇很快地向走廊逃去，然后就不见了。这事只有母亲跟和田舅舅两人看见，他俩不由得面面相觑，可是为了避免房间内送终的人慌乱，都忍着一声不响。因此我们虽然也在场，但关于那条蛇的事情却一点都不知道。

然而父亲去世的那天傍晚，庭园水池旁的每棵树上都有蛇爬上去，这桩事情是我亲眼看见的。我今年是二十九岁的老太婆，十年前父亲逝世时也已经十九岁，不是小孩子了，所以即便十年后的今天仍然记忆犹新，肯定不会弄错。我想剪些上供用的花，便向庭园池旁走去，在池岸的杜鹃花旁边停下脚步一看，杜鹃花的枝梢上有小蛇盘绕着。我有点

惊奇，想折另一棵棣棠花的花枝，可那花枝上也盘绕着蛇。旁边的木犀、若枫、金雀儿、紫藤和樱树，无论哪儿，也不论哪棵树，都盘绕着蛇。然而我并不感到怎么可怕，只觉得蛇也和我一样，为父亲的逝世感到悲伤，才从洞中爬出来追悼他的吧？我把这事悄悄地告诉母亲，她听了却十分镇静，微微歪着头，仿佛在想什么，可是什话都没有说。

但这两次蛇的事件使母亲从此非常讨厌蛇倒是事实。与其说是讨厌，不如说是敬畏，就是说，她似乎产生了畏惧。

我想母亲看见我烧蛇蛋一定认为不吉利，于是忽然觉得烧蛇蛋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说不定会给母亲带来什么灾难，所以老是放心不下，到第二天、第三天都无法忘掉，而今天早晨无意中又在餐厅里说漏了嘴，胡说什么美人命短，结果怎么也不能自圆其说，终于哭起来。吃完早饭我一面收拾桌子，一面觉得好象有条使母亲缩短寿命的可怕小蛇钻进了自己的心底里，实在叫人厌恶得不得了。

可是当天我在庭园里又看见蛇了。这天天气爽朗，十分舒适，我把厨房活做完就带着一把藤椅走下台级，到庭园草坪上，想在那里打毛线，不料在石头旁的小竹子间看到了一条蛇。唉，真讨厌！我只是有这么个感觉，也没有想得更多，拿着藤椅就走回来，把它放在檐下的廊子上，坐下来就开始打毛线。到了下午，我想到院子角落的佛堂里去从藏书中取出一本洛朗森^①的画册，可是下庭园台级时又看见一条

^① 玛丽·洛朗森(1885—1956)，法国女画家，起初属“立体派”，后转为“装饰式野兽派”。

蛇在草坪中慢腾腾地爬着。还是早上那条蛇，是条细长的很文静的蛇。我想这是条“女蛇”。它静悄悄地穿过草坪，爬到野蔷薇的阴凉处停下，抬起头来颤动着火焰般的细长舌头。接着它向周围眺望了一会儿，便垂下头无精打采地蜷缩着不动了。这时我也只是强烈感觉到它是条美丽的蛇。我从佛堂里取出画册回来，悄悄地去看了原来有蛇的地方，蛇已经不见了。

傍晚时分，我和母亲在中国式房间里一面喝茶，一面朝庭园眺望，这时候早上那条蛇又在石阶的第三级悄然出现了。

“那条蛇是……？”

母亲也看见了它，这么说着奔到我身边，握住我的手就呆立不动了。经母亲一提，我也忽然猜测到，脱口便说：

“是蛇蛋的母亲吧？”

“是的，一定是的。”

母亲的声音嘶哑了。

我们互相拉着手，屏息静气地默默注视着那条蛇。垂头丧气地蜷缩在石阶上的蛇又摇摇晃晃地滑动起来，象是有气无力地穿过石台阶，向燕子花那边爬去了。

“从早晨起它就在庭园里爬来爬去了，”我低声向母亲说。

母亲叹了一口气，就精疲力竭地坐到椅子上，用沉郁的声调说：

“是吗？它在寻找蛇蛋啊。怪可怜的。”

我无可奈何，低声地笑笑。

夕阳照在母亲脸上，她那双眼睛看上去甚至发出绿幽幽的光，微带怒色的脸显得异常美丽，不禁使我想扑上去抱她。我心里暗忖：啊，她这张脸似乎有点象刚才那条悲伤的蛇。而钻到我心中转来转去的那条丑恶的蝮蛇，说不定早晚会把这条深深地陷在悲伤之中的异常美丽的母蛇咬死。我不知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

我把手放在母亲柔软纤细的肩膀上，不知怎么的难过了半天。

我们放弃了东京西片町的宅邸而搬到伊豆地方这幢中国式山庄来，是在日本无条件投降那年的十二月初。父亲逝世以后，我们一家的经济全由和田舅舅照料，他是母亲的弟弟，现在是母亲的唯一骨肉。看来是他跟母亲说，战后世态变了，经济已经维持不了，现在最好卖掉房屋，把女用人辞退，母女俩在乡下买一幢整洁的房子称心地过过日子。金钱的事母亲比小孩子更不懂，所以听和田舅舅这么一说，也就托他多加关照了。

十一月底，舅舅寄快信来，说骏豆铁路沿线河田子爵有一幢别墅要出让，房子建筑在高地上，适于眺望景致，还有一百坪^①左右的田地，那一带的梅花十分有名，而且冬暖夏凉，我想你们住在那儿一定会喜欢的，我看有必要直接跟对方面洽，所以希望你明天无论如何到我银座的办事处来一

^① 一坪等于3.306平方米。

趟。

“妈妈，您去吗？”我问她。

她脸上露出异常凄凉的神色，笑着回答说：

“这是托舅舅办的嘛。”

第二天母亲请从前的司机松山先生陪伴，刚过中午就去了，晚上八点多由松山先生送了回来。

“决定了！”母亲走进和子的房间，双手扶着和子的桌子，仿佛要倒下去似地一坐下就说了这么一句。

“决定了什么？”

“什么都决定了。”

“可是，”我吃了一惊说，“什么样的房子，看也没看就……”

母亲在桌子上支起一只胳膊肘，手轻轻地托着前额，微微地叹了口气说：

“和田舅舅说是个好地方嘛。我想就这样闭着眼睛搬到那里去得啦。”

她说罢扬起脸来微微一笑。那张脸有点憔悴，却也很美。

“是啊，”母亲对和田舅舅的高度信赖使我只好附和说，“那么，我也把眼睛闭起来了。”

虽然两人都笑出声来，但笑过之后却感到很凄凉。

从此每天有搬运工到家里来打包准备搬家。和田舅舅也来安排，该变卖的就变卖了。我和女用人阿君一道整理衣服，或者在院子里烧破烂东西，忙得不可开交。母亲既不

吩咐什么，也一点不帮忙整理东西，每天躲在房间里磨磨蹭蹭的不知在干什么。

“怎么啦？您不愿意去伊豆了吗？”我一狠心，使用稍微苛刻的口吻问她。

她只是呆呆地回答一声：

“不是的。”

十天左右便整理好了。黄昏时候我和阿君两人在院子烧纸屑和稻草，母亲从房间里出来，站在廊子上默默地看着我们的火堆。一阵阴冷的西风吹来，烟低低地在地面掠过，我忽然抬头朝母亲看了一眼，从来没有看见过她的面色这样苍白，不由得惊讶地喊起来：

“妈妈，您的脸色不好哇！”

“没什么，”母亲微微一笑，转身又安静地回到房间里去了。

那天晚上由于被褥都包好，阿君就睡在二楼西式房间的沙发上，我把一床向邻居借来的被褥铺在母亲房间里，和母亲一起睡。

母亲出乎意外地对我说：

“因为有你，因为同你在一道，我才想去伊豆的。同你在一道嘛。”

母亲的声音显得那么苍老而有气无力，简直叫人不敢相信。我吓了一跳，不由得反问了一句：

“假如没有我呢？”

母亲突然哭起来，断断续续地说：

“那不如死的好！妈妈也真想在你爸爸去世的这屋子里死去呀。”

母亲哭得越发伤心了。

母亲一次也没有向我讲过这样的泄气话，我也从未见她哭得这么厉害过。父亲逝世的时候，我出嫁的时候，我肚子里怀着孩子回到她身边来的时候，我在医院里生下了死胎的时候，我卧病在床起不来的时候，或者直治干了坏事的时候，母亲都没有露出过这种示弱的态度。父亲去世后十年，母亲同父亲在世时毫无两样，她是个无忧无虑的慈祥母亲。而我们则一味地跟母亲撒娇，逍遥自在地长大起来。可是母亲现在把钱用光了。为了我们，为了我和直治，她毫不吝惜钱，都用光了。现在已经不得不离开这个长年住惯了的屋子，搬到伊豆的小山庄去，只跟我两个人开始过寂寞的生活。如果母亲是个心眼不好的吝啬鬼，老是叱责我们，或者只顾暗中设法增加自己的私房钱，那么不管世道如何改变，她也不至于有这种不如死的心情吧？啊，没有钱是多么可怕而凄惨的事，就象掉进了不可得救的地狱一样。我象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这一点，悲痛得难过，因为过于痛苦，想哭也哭不出来，所谓人生严峻，大概就是指这种情况下的感觉吧？我感到身体都动弹不得，仰面朝天躺着，就象石头一样，一动也不动。

第二天母亲的面色依然不好，而且不知怎么的总是磨磨蹭蹭，象是尽可能在这个屋子里多待一会儿。可是和田舅舅来了，说行李已经发送得差不多，今天该去伊豆了。于

是母亲只好勉强地穿上大衣，对前来告别的阿君和常有来往的人默默地点头行礼，然后跟舅舅和我三个人一起走出了西片町的宅邸。

火车乘客少，三个人都有座位。一路上舅舅兴高采烈地吟唱谣曲；母亲脸色苍白，始终低着头，似乎很怕冷的样子。到了三岛改乘骏豆铁路，在伊豆长冈下车，改乘汽车走了十五分钟左右。下汽车后，朝山那边沿着一条并不陡的坡道上去，就到了一个小村，小村尽头就是那幢相当别致的中国式山庄。

“妈妈，这地方比我想象的好，”我喘着气说。

“是啊。”

妈妈站在山庄门口，脸上一霎那掠过一丝高兴的笑容。

“首先是空气好，是新鲜空气，”舅舅扬扬自得地说。

“真是的，”妈妈微微笑着说。“好吃。这里的空气真好吃。”

三个人都笑起来。

进门一看，从东京寄来的行李都到了，从门口到房间堆满了行李。

“其次是，从房间看出去景致也好。”

舅舅高兴得把我们都拉到铺席子的房间里去坐。

这时是午后三点左右，初冬的太阳和暖地照着庭园草坪，穿过草坪走下石阶有一个小池子，旁边种有许多梅树，庭园下方展现着一片橘子地，再过去是一条村路，路那边是水田，再往远处是松树林，松树林那边看得见海。坐在房间

里看去，大海的水平线正好平着我的胸口。

“景色很柔和，”母亲感到厌倦似地说。

“大概是空气的关系吧？太阳光跟东京的完全不同。光线好象用绢滤过似的，”我喜不自胜地说。

房间有十铺席和六铺席的，还有中国式的会客厅，在门口和浴室旁各有一间三铺席的小间，另外有餐厅和厨房，二楼有一间摆着大床的供客人用的西式房间，房间虽只有这么几个，可是对我们两个人来说，不，即使直治回来有了三个人，也并不叫人感到拥挤不舒畅。

舅舅到村里仅有的一家旅店去交涉晚饭，不久便送来了盒子装的简单饭菜，他在屋子里把盒子饭打开，就喝起他带来的威士忌，并兴致勃勃地谈他和这山庄的前主人河田子爵在中国旅行时遇到的倒霉事。可是母亲几乎筷子都没有动过，天微微暗下来她就低声说：

“就这么让我躺一会儿吧。”

我打开行李，把铺盖铺好，让她躺下来，总还觉得不放心，从包裹中找出体温表给她一量，却有三十九度。

舅舅似乎也吃了一惊，好歹先到坡下村里去找医生。

“妈妈，您怎么啦？”

我怎么叫她，她还是迷迷糊糊。

我握住母亲那只纤小的手，抽抽搭搭地哭起来。我只觉得母亲实在太可怜太可怜了，不，我们两个都太可怜太可怜了，怎么哭都哭不停。我一面哭，一面真想就这么同母亲一起死去。我们已经什么都不要了。我觉得我们一走出西

片町的宅邸，我们的人生就已经结束了。

过了两小时左右，舅舅带着村里一位医生回来。医生看上去年纪相当大，穿着礼装裙裤，是用仙台特产的高级丝绸做的，脚上穿着日本的白布袜。

“会变成肺炎也未可知。但即使变成肺炎也无须忧虑。”

医生看过后说了这样模棱两可的话，打了一针就回去了。

第二天母亲的热度还是没有降下来。和田舅舅交给我两千块钱，嘱咐说，万一需要住院，就打电报给他，当天他先回东京去了。

我从行李里拿出必要的炊事用具，熬点粥劝母亲吃。母亲躺着吃了三调羹，就摇了摇头。

将近中午时分，村子里的医生又来了。这回他没有穿礼装裙裤，可脚上还是穿着白布袜。

“住院是不是好些……”我建议说。

“不，我看并无必要吧。今天鄙人为她注射一针强效针，热度或许即能下降。”

他照旧模棱两可地回答，接着给母亲注射了所谓强效针，便回去了。

也许是那强效针奏了奇效吧，那天中午过后母亲便满面通红，浑身出汗，在换睡衣的时候笑着说：

“他也许是位名医呢。”

热度已经退到三十七度。我高兴极了，拔腿就奔到村

子里仅有的那家旅店去，请女掌柜让了十个鸡蛋，马上煮成半生不熟的给母亲吃。母亲吃了三个，还吃了半碗粥。

第二天村子里那位名医又穿着白布袜来了。我对他昨天注射强效针表示感谢，他脸上露出当然会见效的神色，深深地点了点头，接着就仔细地为母亲诊察，然后转过身来对我说：

“令堂大人已经痊愈。今后进什么食做什么事，都可以悉听尊便了。”

他说着这种古里古怪的话，我费了很大力气才忍住没有笑出声来。

我把医生送到门口，回房间一看，母亲已经坐在床上，显得非常高兴，出神似地自言自语说：

“真是名医呀。我已经没有病了。”

“妈妈，我把里面一道纸糊窗拉开好吗？外面在下雪哩。”

大片的雪象花瓣似地轻轻飘落下来。我拉开纸糊窗，同母亲并排坐着，透过玻璃窗看伊豆的雪景。

“我已经没有病了，”母亲再次自言自语似地说。“我这么坐着，就觉得过去的事情全象做梦一样。老实说，快要搬家的时候，我是怎么也不想到伊豆来的。真想在西片町那屋子里多待一会儿，哪怕一天半天也好。坐上火车的时候，我已经觉得是半死不活了，到了这里心情稍微愉快些，可是天一暗就越发怀念东京，难过得人都要晕过去了。这可不是普通的生病。那是神叫我一度死去，然后又使我变成与昨

天不同的另一个人而复活了。”

从那以后直到今天，仅有我们两人的山庄生活总算平安无事地度过来了。村里的人待我们也都很亲切。搬到这里来是去年十二月，过了一月、二月、三月，现在是四月，我们除了做饭吃饭，大都在廊子编结东西，或在中国式房间里看书喝茶，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二月梅花盛开，整个村庄便淹没于梅花之中。即便到三月，因为风和日丽，满开的梅花一点也不凋落，到三月底还是开得那么美丽。无论是清晨、白天、傍晚或是夜间，梅花都鲜艳得叫人赞叹不已。只要把走廊的玻璃窗户打开，不管什么时候，屋里立刻能闻到梅花香。三月底，一到黄昏就刮风，我在餐厅摆碗筷的时候，梅花瓣不时从窗口随风飘进来，落在碗里潮湿了。到了四月，我和母亲在廊子编结东西时差不多就是谈耕地种菜的打算。母亲说她也要帮忙。啊，看到我这么写，大家可能以为当真就象母亲说过的那样，我们已经死过一次，变成与过去完全不同的人复活了。然而象耶稣那种复活，在人来说毕竟是不可能的吧？母亲虽然嘴里那么说，可还是啜一口汤便会想起直治，不由得喊叫一声：“啊！”而我过去的伤痕实际上也一点没有治好。

啊，我真想毫不隐瞒地把一切都和盘托出。有时我甚至认为，这山庄的安静只是表面的，全都是虚假的。即使说这是神赐给我们母女的短暂休息时间，可是我心里总不能不觉得，在这和平生活里，一种不吉的阴影正悄悄地逼近。母亲表面上装出幸福的样子，人却日益衰弱了；可我

呢，由于有一条蝮蛇寄生在心中，甚至不顾牺牲母亲，自己却越发胖了，尽管想办法控制，还是一味地发胖，啊，如果这只是由于季节关系就好啦，近来我常常感到，这种生活实在令人无法忍受了。烧蛇蛋之类的下流行为，一准是我这心焦意烦的一种反映，结果是增加了母亲的悲伤，使母亲更加衰弱罢了。

一写到爱这个字，我什么也写不下去了。

二

发生蛇蛋事情之后大约十天，又发生了一件不吉的事情，越发使母亲悲伤，更加缩短了她的寿命。

我差点儿引起了一场火灾。

我竟引起了火灾。在我生活中会有这么可怕的事，这是我有生以来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

对火不小心便会引起火灾，难道我是连这样极普通的道理都不懂的“千金小姐”吗？

我半夜起来解手，走到门口的屏风旁边时，发现浴室那边很亮。无意中朝那里一看，浴室的玻璃窗映照得通红，还听到枯木噼噼啪啪炽烈燃烧的响声。我急步跑过去打开浴室的便门，赤脚走到外面一看，堆积在洗澡炉子旁的柴堆正在燃烧，火势很猛。

我立刻奔到与庭园连着的下面一户农家，拼命敲门，连声叫喊：

“中井先生！请快起来，失火啦！”

中井先生仿佛已经睡了，可是他回答说：

“好，我马上来！”

当我还在央求他帮忙，快来帮忙的时候，他穿着睡觉的

浴衣就从家里飞跑出来了。

两个人跑到失火的地方，用洋铁桶打池水救火。正在这时候，我听见屋子走廊那边传来母亲的嗷呀嗷呀声。我丢下水桶，从院子跑上走廊，说：

“妈妈，不用担心，不要紧的，您去休息吧。”

我赶紧抱住眼看就要倒下来的母亲，扶她上床躺下，又奔回失火的地方。这回我打澡盆里的水递给中井先生，中井先生把它往柴堆里浇，但火势太猛，这么做看来无论如何也灭不了火。

下面传来喊叫声：“失火啦！失火啦！别墅起火了！”很快就有四、五个村民推倒篱笆跳进来。然后他们象接力赛跑那样用铁桶把篱笆下方的蓄水传递上来，两三分钟就把火灭了。再晚一些，火就要烧到浴室屋顶。

我刚觉得还算好的时候，忽然又想到失火的原因，不禁吓了一跳。真的，我到这时候才想到，昨天傍晚我把浴室炉灶烧剩的柴火从炉子中抽出来，满以为火都灭了，就把它放在柴堆旁，于是引起了火灾。一想到这一点，我都快要哭出来了，一直呆呆地站在那里不动，这时候听见对面西山先生家的媳妇在篱笆外边大声说：浴室烧光啦，都是不小心炉火引起的。

村长藤田先生、警察二宫和警防团^①团长大内先生等人都来了。藤田先生照常面带笑容，温和地问道：

^① 警防团是把消防组和防护团合并而成的团体。1939年实施，1947年废止。

“吓坏了吧，怎么回事啊？”

“怪我不好。我把以为灭了的柴……”

我这么一说，便觉得自己太凄惨，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低下头就什么也说不下去。那时候我还以为要被警察带走，成为犯人了。我忽然对自己只穿睡衣、光着脚的那种惊慌失措样子感到害臊，痛切地感到自己竟已倒霉到这种地步。

“明白了。你妈妈呢？”藤田先生用安慰我的口气慢慢地说。

“我让她在屋子里休息。她可吓坏了……”

“还算好，”年轻的二宫警察也安慰我说，“房子总算没烧着。”

这时候，坡下农家的中井先生回去换好衣服又来了：

“没什么，只是烧掉了一点劈柴。连小火灾都算不上，”他气喘吁吁地说，替我糊涂的过失辩护。

“是吗？我完全明白了。”

村长藤田先生也连连点着头，然后同二宫警察小声地商量着什么，之后回头说：

“那么我们回去啦。请代向你妈妈问好。”

村长转身就跟警防团长大内先生和其他人一起回去了。

只有二宫警察留下来，走到我跟前，声音低得象呼吸声似地说：

“那么，今天晚上的事我就不另外呈报了。”

二宫警察走了之后，坡下农家的中井先生非常担心似

的，用紧张的声调问：

“二宫先生怎么说？”

“他说不呈报了，”我回答说。

篱笆那边也还有邻人，他们似乎也听到了我的回答。
“这就好啦！这就好啦！”说着都慢慢地回家去了。

“你也该休息了，”中井先生向我打过招呼之后，也走了，我独自一人呆呆地站在烧过的柴堆旁，泪汪汪地仰望着天空，看样子天快亮了。

我走进浴室，把脸和手脚洗了洗，可是总有点害怕见到母亲，于是在浴室旁的三铺席房间里梳头发，磨蹭了半天，然后又到厨房去整理那些用不着整理的碗筷，一直弄到天大亮。

天亮之后，我蹑手蹑脚地偷偷来到母亲房间一看，她早已换好衣裳，精疲力竭地坐在中国式房间的椅子上，一见到我，就朝我微微一笑，面色苍白得使人吃惊。

我笑不起来，默默地走到母亲的椅子背后站着。

过一会儿，母亲说：

“这没关系呀，劈柴本来就是要烧的。”

我忽然觉得快活起来，嘻嘻地笑了。“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① 我想起《圣经》上这句箴言，对于自己有幸得到这么一位慈祥的母亲而由衷地感谢上帝。昨夜的事是昨夜的事。干吗要想不开？这么一想，我就透

^① 见《旧约全书·箴言》第二十五章。

过中国式房间的玻璃窗眺望着伊豆清晨的大海，就这么一直站在母亲背后。后来母亲的平静呼吸和我的呼吸完全合在一起了。

简单地吃过早饭，我正在收拾被烧过的柴堆时，村里唯一的旅店的女掌柜阿咲从庭园的栅栏门外急步走来，眼上闪着泪花说：

“怎么搞的？怎么搞的？我这才听说，唉呀，昨天晚上究竟怎么搞的？”

“真对不起！”我小声道歉说。

“有什么对不起对得起的。小姐，重要的是警察那边怎么样？”

“说是不要紧。”

“啊，这就好啦，”她脸上露出从心底里感到高兴的神色说。

我同阿咲商量怎样向村里人表示感谢和道歉好。阿咲说还是送点钱，并且告诉我该上哪些人家去送钱道歉。

“要是小姐不愿意一个人去，我可以陪你去。”

“一个人去比较好吧？”

“一个人能去的话，当然是你一个人去好。”

“那我就一个人去。”

阿咲还帮我收拾了一下火烧过的地方。

收拾完，我向母亲要了钱，用美浓纸^①做封包，每包包

① 岐阜县美浓地方产的一种日本纸。

一张一百元的纸币，纸包上都写上“道歉”两个字。

最先去村公所。村长藤田先生不在，我就把纸包递给传达室的姑娘，并向她道歉说：

“昨天晚上的事我非常抱歉。今后我一定注意，这回请原谅吧。并请代向村长先生致意。”

然后我到警防团团长大内先生家去，大内先生亲自到门口，看着我一声不响，难过地微笑着，我不知怎么的，突然要哭出来了。

“昨夜很对不起！”

我好不容易才进出这句话，赶忙就告辞了，一路上泪水直流，脸上擦的粉弄得一塌糊涂了，只好回家到盥洗室洗脸，重新化妆。正在房门口穿鞋想出门的时候，母亲从屋子里出来问我：

“你还得出去吗？”

“啊，才跑了一两家呢，”我头也不抬，回答说。

“辛苦你啦，”母亲亲切地说。

我受到母爱的鼓舞，这回一次都没哭过，挨家挨户都跑遍了。

到了区长家，区长不在，出来的是他儿媳妇，对方一见到我反而自己满眼含泪。在警察家，二宫警察对我说：好啦，好啦。他们待我都很和气。然后又挨家走访近邻，同样受到了大家的安慰和同情。只有一个人严厉地叱责我，就是对面那家西山先生的小媳妇，说是小媳妇，实际上是个四十左右的大婶了。

“今后可得请你小心点。你们是皇族还是什么族，我可不知道，但是对于你们象玩儿童作饭游戏那样过活，我看着早就在替你们担心了。象是两个小孩生活在一起，以前没有发生火灾反倒叫人奇怪呢。真的，今后可得多留点神啊。你不要小看，昨晚要是风再大一点，这村庄整个都给烧掉啦。”

当时坡下农家的中井先生还特地跑到村长先生和二宫警察面前替我讲好话，说这连小火灾都不算；可正是这位西山先生的小媳妇却在篱笆外边大声说：浴室烧光啦，都是不小心炉火引起的。然而我倒认为西山先生小媳妇的责备是真情实话。我感到确实如此。对西山先生的小媳妇没有什么可埋怨的。母亲为了安慰我，跟我开玩笑说劈柴本来就是要烧的，可那时候真的风大的话，说不定正象西山先生的小媳妇说的那样，这整个村庄都要烧毁了。到那时候，我即使用死来谢罪也来不及了。我一死，母亲大概也活不了，这也等于玷污了已故父亲的名声。虽说现在已经不时兴什么皇族不皇族，华族不华族，但反正是灭亡的东西，那就痛痛快快地灭亡吧，然而因为闹出火灾谢罪而死，这种悲惨的死法可就叫人死也很难瞑目了。总而言之，今后必须挺起来好好干才对。

我从第二天起便鼓起劲做田里的活。坡下农家中井先生的姑娘也常常来给我帮忙。自从差点引起火灾而出丑之后，不知怎的，我总觉得自己身上的血仿佛有点变成暗红色了，在这以前已经有条心术不正的蝮蛇寄生在心中，现在又

连血的颜色都有些变了，所以愈加觉得自己正在变成粗野的乡下姑娘，即使在檐下廊子同母亲一起打点毛线，不知怎的也会叫我感到窒息难受，倒不如去田里翻翻土干些活，反而感到舒畅些。

这就是所谓体力劳动吧？这种力气活在我来说也不是第一次了。战争期间我曾经被征去劳动，甚至还做过打夯女工。现在去田里干活穿的那双胶皮底袜子也是那时候军队配给的。胶皮底袜子这玩意儿当时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穿，穿着却觉得非常舒服，简直舒服得叫人不敢相信。我穿着它在庭园中一走，对飞禽走兽光着脚在地上走有多么轻松愉快，仿佛也完全能够体会了，心里可真高兴啊。战争中令人愉快的回忆就只有这么一个。回想起来，战争实在是叫人受不了。

去年，不曾有过什么事情。

前年，不曾有过什么事情。

大前年，也不曾有过什么事情。

刚停战不久，某报登过这样一首有趣的诗。现在回想起来，一方面好象有过许多事情，另一方面却也真的似乎不曾有过什么事情。有关战争的回忆，我既不愿讲，也不愿听。尽管人死了不少，可这讲起来既陈旧又无聊。这难道是我太自顾自吗？只有我穿着胶皮底袜子被征去当打夯女工那件事想起来还不觉得那么陈旧。虽然也感到相当痛苦，但是由于做过打夯女工，我的身体却着实健壮起来，甚至到

现在我有时还打算在生活真正困难时就去当打夯女工过日子。

战局已经快到绝望的时期，一个身穿军装似的衣服的男人到西片町来，递给我一张征召通知和一个劳动日程表。一看日程表，从第二天起我就得隔日到立川^①地方的深山里去劳动，我不由得落下泪来。

“不能请人代替吗？”

我眼泪怎么也止不住，终于啜泣起来了。

“这是军队征召，必须本人去，”那男人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我决心去了。

第二天下雨，我们在立川山脚下排好队，先听一个军官训话。

“战争一定能胜利，”军官一开头就这么讲，接着说：“战争一定能胜利，但是如果大家不按照军队的命令工作，就会妨碍作战，就会发生冲绳那样的后果。因此大家必须完全照吩咐的办。此外，也可能有特务钻进山来，你们都要互相注意。今后你们也象士兵一样进入阵地工作，有关阵地的情况绝对不能对任何人讲，这一点希望充分注意。”

山中烟雨迷离，将近五百名男女队员浑身湿透，就这样站在那里恭听这番训话。队员中还混杂着国民学校的男女学生，冷得都快哭出来了。雨水透过我的雨衣渐渐渗到上

^① 地名，在东京都内。

衣，不久连贴身衬衣也湿透了。

那一整天都是挑网篮装运土石。在回家的电车上我不禁掉下眼泪。第二次干的是拉绳子打夯，干这活我最有兴趣。

上山两三次以后，我发觉国民学校的男学生老是奇怪地盯着我看。有一天我在挑网篮，两三个男生跟我擦肩而过，其中一个小声说：

“她就是特务吧？”

我听了吓一大跳。

“怎么说出那种话来呢？”我问同我并肩挑网篮的年轻姑娘。

“因为你象外国人嘛，”年轻姑娘一本正经地回答说。

“你也以为我是特务吗？”

“不，”这回她稍稍笑着回答。

“我是个日本人哪。”

讲过之后，我连自己都觉得这句话无聊极了，一个人吃吃地笑起来。

有一天天气晴朗，我从早晨起就跟男人们一道搬运圆木，一个值勤监视的年轻军官皱紧双眉，用手指着我说：

“喂，你！到这儿来。”

他说着朝松树林方向快步走去，我感到不安和恐怖，心扑通扑通直跳，跟在他后面走。在树林深处堆积着刚从锯木厂送来的木板，军官在木板堆前停下脚步，突然转过身子对我说：

“每天干吃不消吧？今天就请你在这里看守这些木材。”
他露着雪白的牙笑了。

“就站在这儿吗？”

“这儿又凉快又安静，就在这木板上睡一个午觉吧。如果觉得无聊，就读读这本书，也许你已经看过了，”他说着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册文库本，腼腆地把它扔在木板上。

文库本上写着《三驾马车》几个字。

我拿起书，说：

“谢谢。我家也有喜欢看书的，不过他现在还在南方。”

“啊，是吗，是您家先生吧。在南方可了不得啦，”他仿佛听错了我的话，连连摇着头悄悄说。“总之，今天就在这里当看守，你的饭，等一会儿我给你送来，你好好地休息吧。”

说罢，军官急忙回去了。

我坐在木材上看书，看完大约半本，那位军官咯托咯托走过来了：

“给你送饭来了。一个人觉得无聊吧？”

他说着把饭盒子放在草地上，又急急忙忙地赶回去了。

我吃过饭便爬到木材上躺着看书，看完书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醒来已经是下午三点过后。我忽然觉得那位年轻军官从前在什么地方见过，可怎么也想不起来。我从木材上下来，正在理头发，又听见咯托咯托的脚步声走过来，他说：

“啊，今天辛苦啦。现在你可以回去了。”

我跑到军官跟前，把书还给他。我想说句感谢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来，只是抬头默默地凝视着军官的脸。当两个人视线碰在一起时，我热泪簌簌地往下落。那位军官的眼睛也闪烁着泪花。

两个人就这样默默地分别了，那位年轻军官以后再也没有到我们干活的地方来过。我也只玩了那么一天，以后还是隔天在立川的山中艰苦地劳动。母亲始终很担心我的身体，可是我反而强壮起来了。现在我对干打夯女工之类的力气活还是充满信心，干地里活也不觉得怎么苦了。

我说我不愿讲也不愿听有关战争的事情，可是不知不觉却讲了我自己“宝贵的体验”。不过在我的战争回忆中还想稍微讲讲的，简单说来也就是这么一点，除此以外就象那首诗写的一样，可以说是：

去年，不曾有过什么事情。

前年，不曾有过什么事情。

大前年，也不曾有过什么事情。

我身边留下来的就是这么一双胶鞋底袜子，其余都象一场幻梦，只觉得是愚蠢和无聊。

从胶鞋底袜子无意中讲了这些废话，离开本题了。我如今正是穿着这双可说是战争唯一纪念品的胶鞋底袜子，每天上田里去排遣隐藏在心底里的不安和焦躁，而母亲近来看上去却日益明显地衰弱了。

蛇蛋。

火灾。

从那时候起，我总觉得母亲显然有一副病人的样子。而我恰恰相反，觉得自己正在逐渐变成一个又粗野又下流的女人。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我是靠不断吮吸母亲身上的活力而日益胖起来的。

起火的时候母亲还开玩笑说劈柴本来就是要烧的，从那以后，象是要安慰我，她一次都不提及火灾的事，并且处处照顾我，然而她内心受到的打击肯定比我还大十倍。那场起火的事之后，母亲不时在半夜里发出呻吟声，到了刮大风的夜晚，她在深夜里时时假装上厕所，偷偷从床上起来在家里到处巡视。而且她面色始终苍白，有时甚至走路都显得困难。从前她也说过想帮我做点田里活，有一次她竟然不听我劝阻，提着大桶打了五、六次井水来浇地，第二天就说肩膀痠痛得气都透不过来，整天躺着不能起床，从这以后，她对田里活似乎到底死心了，偶尔到田里来，也只是默不作声地看着我干活。

“听说谁喜欢夏季的花就会在夏天里死，这话是真的吗？”

今天母亲在看着我干活的时候，忽然说了这么一句。我一声不响地给茄子浇水。啊，这么说，现在已经是初夏了。

“我喜欢合欢木的花，可这庭园里一棵也没有，”母亲继续平静地说。

“不是有很多夹竹桃吗？”我故意用粗暴的语气说。

“夹竹桃我可不喜欢。夏天的花我大都喜欢，可是夹竹

桃有一种轻佻的感觉。”

“我喜欢蔷薇。不过它四季都开花，所以喜欢蔷薇的人就会春天里死，夏天里死，秋天里死，冬天里死，得反反复复死四次。”

两个人都笑起来。

“不休息一会儿吗？”母亲继续笑着说。“今天妈妈有件事想跟你商量商量呢。”

“什么事啊？死的事情我可不爱听。”

我跟着母亲走到紫藤架下，在长凳上并排坐下来。紫藤花已经凋谢了，下午柔和的阳光透过紫藤叶洒在我们膝上，把我们的膝盖染成一片绿色。

“这件事我早就想跟你说了，不过想在两个人心情都愉快的时候说，等机会一直等到今天。反正这不是件好事情。不过今天我总觉得能坦率地讲出来了，希望你也耐心地听我讲完。直治其实还活着呢。”

我一下子愣住了。

“五、六天前，和田舅舅来信说，有个从前在他公司里工作的人最近从南方回来去看他，在闲聊的时候才晓得，这个人恰巧和直治同一个部队。直治也平安无事，大概不久就能回来了。不过有件事可叫人伤脑筋。据那人讲，直治抽鸦片似乎中毒很深……”

“又来了！”

我好象吃了什么苦果似地把嘴都扭歪了。直治在高等学校的时候模仿一位小说家，患了麻药中毒，因此欠了药房

一笔惊人的借款，母亲为了向药房还清这笔债款整整花了两年工夫。

“是的，好象又患了。可是那人说，不把它戒掉看来是不准回来的，所以他一定能戒了回来。舅舅在信中还说，即使他戒了鸦片回来，象他那种品行的人可不能马上让他出去工作。如今在这混乱的东京工作，连正常人都感到有点失常，何况一个刚刚治好中毒毛病的半病人呢，他立刻会象发疯一样，谁知道他会出点什么事啊。因此直治回来马上要把他领到伊豆这山庄，什么地方也别让他去，暂时就在这里静养比较好，这是一。还有，和子，舅舅还嘱咐了另外一桩事。舅舅说如今又是冻结存款，又是抽财产税什么的，我们已经没有什么钱，舅舅要象以前那样寄钱给我们就有困难了。因此直治回来之后，妈妈我、直治和你三个人都不做事，生活费全靠舅舅想办法的话，他就得操很多心。所以舅舅说趁早给和子找个婆家，或者找个人家去相帮也好。”

“去相帮，是指当女用人吗？”

“不，舅舅说的是到驹场家相帮，”母亲举了一家皇族的名字继续说，“舅舅说那家皇族和我们也有亲，所以和子上他家去相帮，兼做小姐的家庭教师，大概也不会感到拘束和孤单的。”

“再没有别的差使吗？”

“舅舅说，别的职业对和子说来恐怕不太合适吧。”

“为什么不合适？妈妈，您说吧，为什么不合适？”

母亲惨然地微微笑着，一句话都没回答。

“我可不干哪！那种活儿……”

我也意识到自己脱口说出了意外的话。可是怎么也抑制不住了。

“我所以穿着这种胶皮底袜子，所以穿这种胶皮底袜子，”我一开口，眼泪就夺眶而出，不禁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我扬着头，一面用手背擦眼泪，一面想：对母亲不好这样，不好这样，可是我的话却象无意识地，似乎同我毫无关系似地一口气顺口说出来了。“您不是说过吗？您不是说过，因为有和子你，因为有你在一道，所以我才想去伊豆的？您不是这样说过，没有和子您就不想活了吗？所以我才什么地方也不去，一直待在妈妈身边，象这样穿着胶皮底袜子干活，我是想让妈妈尝到点好吃的蔬菜，可是您一听到直治要回来，就突然把我当作累赘，叫我去给皇族当女用人，这可太过分了，太过分了。”

虽然我也觉得在脱口而出地说着过于无情的话，但话象什么生物似的，不受我控制了。

“穷了，没钱了，把我们的衣服卖掉不行吗？把这房子也卖掉不行吗？我什么都能干。到村公所当个女办事员什么的都可以，村公所不肯用我，就去当打夯女工什么的。穷算得了什么？我一直想，只要妈妈爱我，我就一辈子都待在妈妈身边，可是看来妈妈更喜欢直治。那么我走，我走好啦。反正我和直治一向合不来，三个人一起过大家都会感到不幸的。我和妈妈两个人已经一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没什么可以留恋的了。今后就不夹杂外人，只由直治和妈妈母

子俩过日子，由直治尽量来孝敬您得啦。我也已经感到厌烦了，我对以前的生活都感到厌烦了。我走，今天就走！我有我去的地方！”

我站了起来。

“和子！”

母亲声色俱厉地喊了一声，脸上充满我从未见过的严厉神气，她一声不响地面对我站着，看上去身材似乎比我稍稍高一点。

我想马上说一声对不起，却怎么也说不出来，反倒又说出别的话来了。

“您骗了我，妈妈您骗了我。直治回来以前，您在利用我呢。我是您的女用人。现在不需要了，就叫我到皇族那儿去。”

我站在那里哇的一声又哭出来，哭个没完。

“你真傻呀，”母亲低声说，她的声音气得颤抖着。

“是的，我傻。因为傻才受骗了。因为傻才被人当作累赘嘛。我走了好是不是？穷，怎么啦？钱，又怎么啦？我真不懂。我只是相信爱，相信妈妈的爱才活到今天呀。”

我抬起头，顺口又说了这些不讲理的蠢话。

母亲突然把脸背过去，她也在哭。我想扑上去抱住母亲说声对不起，可是双手做田里活弄脏了。我略微躊躇一下，不知怎的又变得冷冰冰地说：

“只要我不在就行，对不对？我可以走。我有我去的地方！”
说罢，我就急步跑了。我先到浴室，呜呜咽咽地哭着，

把脸和手脚洗了洗，然后到房间里换上西式服装，这时禁不住又哇的一声大哭起来，真想尽情地放声痛哭一场，于是跑到二楼西式房间便扑倒在床上了。我把毛毯一直蒙到头上，放声大哭，好象人都哭瘦了。后来神思恍惚，我渐渐地怀念起一个人来，多么想同他见一面，多么想听到他的声音！简直恋慕得象两足足底让艾炷灸着，一动不动地忍着灼痛一样，我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心情。

傍晚时候，母亲悄悄走进二楼的西式房间，叭哒一声开了电灯，随后走近床边，非常温存地叫了一声：

“和子！”

“嗯。”

我起来坐在床上，用双手理着散乱的头发，一见母亲的脸便嘻嘻地笑起来。

母亲也微微地笑着，深深地坐到窗子旁边的沙发上，说：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违背了和田舅舅的嘱咐……妈妈刚才给舅舅写了封回信，我是这么写的：孩子们的事就让我来安排吧。和子，我们把衣服卖掉吧。把两个人的衣服全卖掉，拿出钱来挥霍它一下，过一过舒服的生活。我再也不想让你干庄稼活了。买贵一点的蔬菜又有什么关系呢？每天干那种农活，对你来说也太委屈了。”

事实上，每天干庄稼活我也有点吃不消。刚才所以象发疯一样大哭大闹，就是因为干庄稼活的疲劳和悲伤心情混杂在一起，一切都觉得既厌烦又可恨。

我坐在床上低着头，默不作声。

“和子。”

“喂。”

“你说你有去的地方，是哪儿？”

我感到自己的脸一直红到脖子根。

“是细田先生那儿吗？”

我不响。

母亲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问道：

“可以提提往事吗？”

“请吧，”我小声回答说。

“当你离开山木先生家回到西片町家里来的时候，妈妈相信并没有讲过什么责怪的话，只说了一句：‘你辜负了妈妈的期望啊！’你记得吗？你听了就哭起来……我也感到当时不该用‘辜负’这样重的字眼……”

然而当时我听母亲那么一说，反倒很感激她，高兴得哭起来了。

“妈妈那时候说你辜负了我，不是指你离开了山木先生家，而是因为山木先生告诉我：和子和细田两人在相爱，当时听他那么一说，我真感到自己的脸色都变了。细田先生早是有妇之夫，还有子女，不管你怎样爱他也毫无办法了……”

“什么两人在相爱，全是瞎说。那不过是山木先生瞎猜罢了。”

“真的吗？我想你不会还在想念那位细田先生吧。你说要去的地方是哪儿？”

“反正不是细田先生的家。”

“是吗？那么是什么地方？”

“妈妈，我曾经想过一件事：人完全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是什么？语言、智慧、思考和社会秩序吗？所有这些在不同程度上其他动物也都有吧？说不定还有信仰哩。人吹嘘自己是万物之灵，但他和其他动物好象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似的？可是，妈妈，我倒发现有一点是不同的，您不知道吧？有一样东西是其他动物绝对没有而只有人才有的。那就是人有秘密事儿！您说是吗？”

母亲脸上微微发红，笑得很美丽，她说：

“啊，和子的秘密事儿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实就好啦，妈妈每天早上都在向爸爸祈祷：赐给和子幸福吧。”

我的脑海里忽地浮现出秋天原野的景色，那是我和父亲坐汽车到那须野去游玩在途中下车时看到的情景。野外盛开着胡枝子、瞿麦、龙胆和败酱草等秋季花草。野葡萄还没有熟。

然后我和父亲乘汽艇游琵琶湖。我跳进湖里，水藻中的小鱼碰到我的腿，湖底清晰地映出我两条腿的影子，它们不停地划动着——这些情景前后毫无关联地在我脑海里时而浮现，时而消失。

我从床上滑着下来，抱住母亲的双膝说：

“妈妈，刚才我对不起您啦。”

回想起来，那天前后是我们母女俩幸福的回光返照，接着直治从南方归来，我们真正的地狱生活便开始了。

三

心里发慌，好象已经怎么也活不下去了似的。这就是所谓不安的心情吧，痛苦的浪潮在我心里不断翻滚，象白云在骤雨过后的天空中接连地匆匆掠过一样，使我的心脏时而收紧，时而松开，脉搏出现了间歇，呼吸变得稀薄，眼前发黑，一片模糊，全身的力气忽然从指尖上跑掉，毛线都打不下去了。

近来霪雨绵绵，令人纳闷，不论做什么都感到厌倦，所以今天我把藤椅搬到铺席房间檐下的廊子，想把今年春天没有打完的毛衣打下去。毛线是浅牡丹色，很不鲜艳，我打算给它配上深蓝色的毛线，打成一件毛线上衣。这些浅牡丹色毛线是从二十年前我上小学时母亲给我打的一条围巾上拆下来的。那条围巾的一端当头巾用，我把它戴在头上往镜子里一照，象个小妖怪。而且它和其他同学的围巾颜色完全不一样，我真不想要它。一个关西^①巨额纳税者家庭的同学曾经用老成的口吻称赞我说：“你围着一条好围巾哪！”我听了反而愈加感到害臊，这条围巾以后就丢在一边，一次也没围过。但是今年春天，由于所谓废物利用吧，我又

^① 关西指京都和大阪一带地方。

将它拆开想打一件毛线上衣，可是对那暗淡的颜色总觉得不称心，结果打了一半又不打了，今天由于过分无聊，偶然取出来慢腾腾地继续打下去。我一面打毛衣，一面无意中发现：那浅牡丹色的毛线和阴霾的灰色天空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无法形容的又柔和又合适的色调。这一点我过去是不知道的。我从不知道有这么个重要的道理：服装必须考虑它同天空颜色的调和。调和，这是多么优美而绝妙的事情啊，使我不由得有点惊讶。灰色天空和浅牡丹色毛线配合起来，双方会同时显得生气勃勃，这真是不可思议。我觉得手上的毛线忽然变得暖和起来，冷冰冰的阴霾天空也变得象天鹅绒那样柔和了。我还想起莫奈^①的雾中寺院那幅画。我好象通过毛线的颜色才第一次认识到“搭配”的意义。母亲有雅致的爱好，她完全晓得这种浅牡丹色在冬季的雪天里多么调和而美丽，才特地为我挑选的，可我由于自己无知，一直不喜欢它，但是母亲对我这个孩子一点也不强制，随我高兴，对这颜色一句也不解释，装作不知道的样子，二十年来一直默不作声，等着我自己真正懂得这种颜色的美丽。我深深感到她是一位好妈妈，也意识到我和直治两人时刻都在虐待这么好的一位母亲，使她为难，使她日益衰弱下去，也许不久就会使她丧命，我心中忽然涌起无法形容的恐怖和不安的乌云。我越是东想西想，越是觉得在未来的道路上尽是异常可怕的坏事情，内心非常不安，甚至觉得

^① 克洛德·莫奈(1840—1926)，法国印象派画家。

怎么也活不下去了，手指头的力气也没有了，就把绒线针放在膝上，深深叹了一口气，抬起头，闭着眼睛，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

“妈妈！”

母亲正靠在房间角落的桌子上看书，诧异地问我：

“什么事啊？”

我张皇失措，不知回答什么好，就故意放大嗓门说：

“蔷薇开花了。妈妈，您看到了吗？我刚刚才发现它终于开花了。”

这是指廊子前的蔷薇。这蔷薇是和田舅舅过去从法国或英国，也记不清是哪一国了，反正是从遥远的地方带回来的，两三个月前，舅舅把它移植到这山庄庭园里来，到今天早晨才开了一朵花。这件事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可是为了掩饰窘态，我假装刚发现一样，大声笑着嚷了一声。这朵紫绦色的花给人一种严肃、骄傲和坚强的印象。

“我知道了，”母亲平静地说。“你好象把它当件大事呢。”

“也许是的。您觉得可怜吗？”

“不，我只是说你有这种脾气，在厨房的火柴盒上贴列那狐^①的画呀，给娃娃做手帕呀，看来你喜欢这些事。而且你说起庭园那蔷薇的事来，好象在说活人的事一样。”

“因为我没有孩子呀！”

我脱口说出了连自己都没想到的话，讲过之后自己也

^① 列那狐是法国民间故事中的角色。

吓了一跳，觉得很不好意思，不停地摆弄着膝上的毛线。这时我仿佛清楚地听见一个男人很不好意思地用低音说：“你已经二十九岁了。”这声音就象是从电话里传来的，听了叫人害臊，我顿时羞得满面通红，热得象发烧一样。

母亲没有作声，继续看她的书。几天来母亲都戴着纱布口罩，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她近来显然不爱说话了？这口罩是听直治的话戴上的。

十天前，直治带着一张黝黑的脸从南方的岛屿回国来了。

他事先一点没有通知，夏天傍晚从后门走进庭园来：

“唉呀呀，糟糕透了。这个家一点趣味都没有。在门口挂个招牌吧：‘来来轩。出售烧卖！’”

这就是直治第一次见到我时说的话。

在这两三天前，母亲因为舌头有毛病卧床了。外表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可是她说舌尖一动就疼得不得了，吃饭也只喝点薄粥。“请医生给看看吧，”我劝她。她摇摇头苦笑着说：

“会给人笑话的。”

我给她涂了卢戈耳氏溶液，好象没用处，因此我很不放心。

就在这时候，直治回国来了。

直治在母亲枕边坐下，说了声“我回来啦”，并行了个礼，紧接着他站起来，把狭小的家到处看了看，我一直跟在他后面走。

“怎么样？妈妈变了吗？”

“变了，变了。瘦多了。不如早点死了好。妈妈这样的人，在这种社会里是怎么也没有办法活下去的。太惨啦，叫人不忍心看哪！”

“我呢？”

“变得下流了。看上去象是有两三个男人似的。有酒吗？今天晚上我可要喝个痛快！”

我到村子里唯一的旅店去，求女掌柜阿咲说：弟弟回来了，分一点酒给我吧。阿咲回答说，不凑巧，酒现在缺货。我回来告诉直治，他脸色陡然一变，象个陌生人似地说：“哼，都怪你不会打交道。”他问了我旅店在哪儿，就趿拉着在院子里穿的木屐跑出去了。之后怎么等他都没有回家来。

我烧了直治喜欢吃的烧苹果和用鸡蛋做的菜，餐厅也换上了明亮的大灯泡。等了他很久，阿咲忽然从厨房后门走进来：

“您看这不要紧吧？他在喝烧酒呢……”阿咲把平时那对圆滚滚的鲤鱼眼睛睁得更大，象发生了重大事件似地压低声音说。

“烧酒，就是甲醇吗？”

“不，不是甲醇，可是……”

“不会喝出病来吧？”

“当然不会，不过……”

“那就请你让他喝吧。”

阿咲象是硬把唾沫咽下去那样点了点头便回去了。

我去向母亲说：

“听说他在阿咲那里喝酒呢。”

母亲听了歪着点嘴笑了笑，说：

“哦，那么鸦片他是不是戒了？你先吃饭吧。还有，今天晚上三个人都在这房间里睡吧。把直治的被褥铺在当中。”

我真想哭。

夜深了，直治踏着粗野的脚步回来。我们三个人钻到铺席房间的一顶蚊帐里睡。

“是不是讲点南方的事情给妈妈听听啊？”我躺着说。

“没什么好讲的。没什么好讲的。全都忘了。到了日本，上了火车，透过车窗看到的水田真是美丽极啦。就这么些，都讲完了。把电灯关掉吧。这怎么睡得着？”

我关了电灯。夏夜的月光象洪水一样充溢在蚊帐中。

第二天早晨，直治趴在睡铺上边吸烟边远眺大海。

“舌头痛，是吗？”他好象这才发现母亲身体不舒服似地说。

母亲只是微微地笑了笑。

“那一定是心理作用引起的，准是晚上张着嘴睡觉。太不注意了。戴个口罩吧。用利凡诺尔液浸一浸纱布，把它放在口罩里就行啦。”

我听了不由得笑出声来：

“这叫什么疗法？”

“叫美学疗法！”

“可是妈妈一定不喜欢戴口罩。”

不但是口罩，母亲连眼带啦，眼镜啦这些戴在脸上的东

西都一向不喜欢。

“妈妈，您说要戴口罩吗？”我问。

“戴，”母亲声音很低，却很认真地说，我不禁吃了一惊。看来直治不论说什么，她都相信并且照办。

早饭后，我照直治刚才说的，把纱布在利凡诺尔液里浸过，准备好口罩就送到母亲那里去。母亲一声不响地接过去，就那么躺着，顺从地将口罩带子挂到自己两只耳朵上了。那样子真象个小女孩，我看了感到一阵悲哀。

正午过后，直治说他要同东京的朋友和文学老师他们见见面，换上西装，向母亲要了两千块钱，就上东京去了。这以后近十天直治都没有回来。母亲却每天戴着口罩等他。

“利凡诺尔液是一种好药哇。戴着这口罩，舌头就不疼啦，”母亲笑着说。

我总觉得母亲在说谎。她说已经不要紧了，现在她已经起床，可看样子胃口还是不大好，很少说话，因此我非常担心。直治在东京干些什么呢，准是同那位小说家上原先生等人一起在游逛，被东京那股疯狂的浪潮给卷进去了。我越想越感到痛苦和难受，突然向母亲说起蔷薇什么的，还脱口讲了“因为我没有孩子呀”这种连自己也感到意外的话，情况愈来愈糟，想到这里，我就“啊”地叫了一声，站起身来，可到底没有什么地方可去，连身子都不知往哪儿搁好，于是顺着楼梯摇摇晃晃地上二楼，走进了西式房间。

这个房间如今准备给直治用。四、五天前，我和母亲商量后请坡下农家中井先生来帮忙，把直治的衣橱、书橱和

五、六箱书和笔记本，总之，把从前西片町宅邸直治房间里的所有东西都搬到这里，等直治从东京回来再把它们放到他喜欢的地方。在他回来以前，我想还是让它们随便放着好。所以屋子里满地都是东西，连踏脚的地方都没有了。我从脚边的木箱里随手捡起直治一个笔记本看看，笔记本的封面上写着：

《夜开花日记》

里边都是些胡乱地写下的东西。看来这是直治患麻药中毒感到苦恼时写的手记。

活活烧死之感。虽然痛苦，但一句半句也叫不得，旷古未有，开天辟地以来从无先例，这种无底地狱的情形可不要掩饰。

思想？是假的。主义？是假的。理想？是假的。秩序？是假的。诚实？真理？纯洁？全都是假的。听说牛岛的紫藤有千年树龄，熊野的紫藤有数百年树龄，其花穗前者最长为九尺，后者有五尺余，我只对那花穗感到兴趣。

那也是人之子。正活着。

论理，归根到底是对论理的爱。不是对活着的人的爱。

金钱和女人。论理便羞怯地急忙溜掉了。

历史、哲学、教育、宗教、法律、政治、经济、社会，一个处女的微笑比这些学问都更可贵，浮士德博士勇敢地证实了。

学问是虚荣的别名，是人想为了不成为人的努力。

向歌德^①我也敢发誓。要我写得怎样好都行。通篇结构严谨，具有适当的诙谐和叫读者流泪的悲哀，或者严肃的，即读起来令人所谓肃然起敬的完美无缺的小说，朗读起来简直象银幕上的解说词，但这种玩意儿真叫人害臊，我哪能够写呢？写出这种杰作来的想法根本就是卑劣的。读小说会肃然起敬，那是疯子的行为。那样的话，作家索性得身穿和服礼装来写作才行。我认为越是好的作品越没有装模作样的感觉。我只因为想看一下朋友由衷感觉高兴的笑容，才故意将一篇小说写糟，写得非常拙劣，还假装摔了个屁股蹲，一边搔着头一边溜走了。啊，瞧朋友当时那副高兴样子吧！

文章不行，人不行，吹玩具喇叭给人家听，这是日本最傻的人，你还算好哩，祝你长寿！——这样祝愿的爱情究竟是什么呢？

朋友得意洋洋地叙述感想：这就是那家伙的缺点，真令人可惜。别人在爱他也不知道。

没有不端品行的人有没有呢？

真没意思。

希望得到钱。

不然的话，

睡着睡着死去吧！

① 歌德(1749—1832)，德国著名诗人，剧作家，思想家。《浮士德》是他的代表作。

在药房里负了近一千元债。今天偷偷地把当铺掌柜带到家里来，让他进我的房间。我问他这屋里有没有比较值钱而可当的东西，有就拿去，我急需钱用。掌柜也不好好看一下就说：“算了吧，又不是你的家具。”“好，那就只把我过去用零用钱买来的东西拿走吧，”我一面说大话，一面把一些破烂东西凑在一起，可是可当的东西一样也没有。

首先是那石膏手像。这是维纳斯的右手。一只象大丽花般的手，一只雪白的手，它下面只垫上一个座子。可是你只要仔细一看就明白：这是维纳斯被男子看到她全裸，大吃一惊，羞得整个裸身都变成淡红色，乱扭着发烧的身子时手的姿势。通过指尖无指纹、掌上无手纹的一只雪白娇嫩的右手，维纳斯感到喘不过气来的害羞表情完全表现出来了，使人看了甚至会怜悯得心里难受。然而这归根到底是一种不实用的破烂东西。掌柜估价五毛钱。

其他还有巴黎近郊大地图、直径近一尺的赛璐珞陀螺、可以写出字来比丝还细的特制笔尖，当初无一不是当作意外收获买来的，可是掌柜笑着说他要走啦。“等一等！”我拦住他，结果又让掌柜背了一大堆书回去，领款五元正。我书架上的书大都是廉价的文库本，而且是从旧书店买来的，所以当的价钱自然也这么少了。

想还一千元的债，结果仅得五元正。我在这社会里的实际能力大致如此。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

颓废？可是不这样混就活不下去。这样骂我的人比不上当面敢于对我说“你去死吧”的人。这样骂倒令人觉得痛快些。然而很少有人会说：“你去死吧！”都是些非常卑贱而又谨小慎微的伪君子。

正义？所谓阶级斗争的本质并不在那个地方。人道？别开玩笑。我可知道，那就是为了自己的幸福要把对方打倒，把对方消灭掉。这不是宣告“你去死吧”是什么？你们可不要掩饰啊。

然而我们的阶级里没有什么象样的人。尽是些白痴、幽灵、守财奴、疯狗、吹牛专家、讲话不文不白假装斯文、只会从云上撒尿的人。

连“你去死吧”这话都不值得向他们去说。

战争。日本的战争是自暴自弃。

被卷进这种自暴自弃中去而死，这我不干。那倒不如独自一个人死的好。

人说谎时必定假装正经。近来领导人那种一本正经的样子真可笑。哼！

我希望跟不想受人尊敬的人交往。

可是那样的好人却不会要跟我交往。

我伪装早熟，人们就传说我早熟。我伪装懒汉，人们就传说我是懒汉。我伪装写不出小说，人们就传说我不会写小说。

我伪装说谎，人们就传说我说谎。我伪装有钱，人们就传说我有钱。我伪装冷淡，人们就传说我冷淡。然而当我当真痛苦得禁不住发出呻吟时，人们却传说我是伪装成痛苦的。

总有出入。

归根到底，除了自杀大概没有别的办法了吧？

尽管这么痛苦，也不过是以自杀告终，这样一想，我便不由得失声大哭起来。

据说春天早晨，在朝阳照耀着两朵花蕾绽开的梅树枝头上，有个海德尔堡的年轻学生吊死了。

“妈妈！你骂我吧！”

“怎么个骂法呢？”

“就骂我是个懦弱的人！”

“是吗？懦弱的人……这行了吧？”

妈妈慈爱无比。一想起妈妈我就想哭。为了向妈妈表示歉意，我也应该死。

请原谅我吧，请再原谅我这一次吧。

幼鹤生下目已盲，

岁月如梭渐成长，

羽毛丰满成大鸟，

终日哀苦暗神伤。

(元旦试作)

吗啡 阿特罗莫尔^① 纳尔科蓬 盼得本 巴比纳尔
班奥宾 阿托品

何谓自尊心，自尊心是什么？

“我比别人强！”“我有很多优点！”一个人，不，一个男人，难道不这么想就不能活下去吗？

我讨厌别人，别人讨厌我。

斗智。

严肃 = 愚蠢

总而言之，人还活着，肯定正在做欺骗人的勾当。

一封借钱的信：

“回信吧。

请回信吧。

希望一定是个好消息。

① 从这这个词开始，以下那些词均为镇静、镇痛、麻醉剂等药品的商品名称。

我预料我将蒙受种种耻辱，我正在独自呻吟。

这不是在演戏。绝对不是。

请帮助我吧。

我羞耻得人都要死了。

这不是夸张。

天天等候回信，白天黑夜都在发抖。

请不要把我推倒在地。

夜深了，墙壁那边传来了吃吃的笑声，我在床上辗转反侧。

请别让我受辱吧。

姐姐！”

读到这里，我把那本《夜开花日记》合起来，放回木箱里，然后朝窗口走去，把窗户完全打开，俯视着在烟雨中显得一片白茫茫的庭园，回想起当时的往事。

六年过去了。直治那时的麻药中毒成了我离婚的原因，不，也不能这么说，即使没有直治的麻药中毒，总有一天我也会由于别的什么偶然原因而离婚，我想这似乎是我生下来就注定了的事情。直治没办法给药房付款时，曾再三死乞白赖地求我给他钱。那时我刚嫁给山木，哪能这么自由地用钱呢？而且我觉得，私下把男方的钱接济娘家弟弟很不合适，因此我同由娘家陪我过来的奶妈阿关一起商量，把自己的手镯、项链和衣服卖了。弟弟寄信给我说：“请给钱。”他信上还说：“现在感到既痛苦又害臊，怎么也没脸见姐姐，

甚至打个电话谈一谈都不敢，因此请吩咐阿关把钱送到小说家上原二郎先生那里去。姐姐一定只知道他的名字，他就住在京桥×街×号的茅野公寓。上原先生的名声好象不好，社会上都把他看作堕落的人。其实他决不是那种人，所以可以放心把钱交给他。上原先生一接到钱，就会马上打电话告诉我的。请务必这么办，因为我这次中毒，无论如何不想让妈妈知道。我打算在妈妈还没有发觉的时候，想尽办法将它治好。这回我得到姐姐的钱，就还清药房的债，到盐原^①的别墅去，等身体恢复健康后再回来，这是真的。药房的债一还清，我决心不再使用麻药了，我可以向神发誓，请相信我，对妈妈要保密。叫阿关交给茅野公寓的上原先生，我恳求你。”他的信这样写，我照他的话，让阿关偷偷把钱送到上原先生的公寓去了。但是弟弟在信上发的誓全是谎言，他盐原别墅没有去，药物中毒却越来越深了。可是他缠着要钱的信总是用近似悲鸣的痛苦语调写，说什么这回无论如何一定要戒毒了，又是哀求又是起誓，叫人不由得背过脸不忍把信看下去，于是我一面想这说不定又是撒谎，一面不知不觉又叫阿关去卖别针之类，把钱送到上原先生的公寓去。

“上原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个矮个儿，面色很不好，说话板着脸很不和气，”阿关回答说。“不过他很少在公寓里。大都只有太太同一个

^① 地名，是个温泉疗养地，位于栃木县北部盐谷郡。

六、七岁的女孩子在家。这位太太并不怎么漂亮，可是人很和气，看样子很有修养。把钱交给那位太太倒是可以放心的。”

那时候的我同现在的我比较起来，不，甚至比都不能比，简直是另外一个人，是个过悠闲日子的呆子。但是尽管如此，弟弟接连硬是要钱，而且金额越来越大，这样一来我到底还是放心不下，有一天看完能乐^①回来，在银座就让小汽车先回去，一个人步行去访问京桥的茅野公寓。

上原先生独自一个人在房间里看报。他身上穿着条纹夹衣和藏青地碎白花纹的外褂，看上去又象老年人又象年轻人，好象一只从未见过的希奇动物一样，这就是他第一次给我的古怪印象。

“我老婆……刚才和孩子一起……出去买配给的东西了……”

上原稍带鼻音地断断续续说话。看来他把我当作了妻子的朋友。我说我是直治的姐姐，上原先生一听，“哼”地笑了一声。不知怎的，我心里感到有点害怕。

“到外边去吧。”

说着他已经披上和服外套，赶紧从木屐箱里取出一双新木屐，一穿上就在我前头沿着公寓走廊头也不回地出去了。

初冬的傍晚。寒风凛冽。仿佛是由隅田川河上吹来的

^① 日本的一种古典乐剧。

风。上原先生象逆风前进，稍稍耸起右肩，朝筑地方向默默地走。我只得小步在他后面追赶。

两人走进了东京剧场后面大楼的地下室。二十铺席大小的细长房间里，有四、五堆顾客坐在桌子两旁静悄悄地喝酒。

上原先生用玻璃杯喝酒。他给我叫了一杯，劝我也喝点。我喝了两玻璃杯，一点也没什么。

上原先生又喝酒又吸烟，就是一句话也不说。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到这种地方来，但我十分沉静，觉得很舒畅。

“喝点酒就好啦，可是……”

“啊？”

“不，我是说你弟弟。他改喝酒就好了。从前我也患过麻药中毒，人们对麻药中毒总觉得有些可怕，其实酒精也没什么两样，可是人们对于酒精却出乎意外地宽容。我来把你弟弟变成一个爱喝酒的人吧。好吗？”

“爱喝酒的人我看到过一次。新年我要出门的时候，我家司机的一个熟人象鬼怪一般满脸通红，躺在司机旁边的座位上呼噜呼噜地睡着了。我吓了一跳，不觉喊叫起来，司机说这个人是个酒鬼，真没办法。司机把他从汽车上拉下来，扛在肩上，不知带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象一个没有骨头的人，搭拉着身子，可是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什么。我那时候第一次看到所谓酒鬼，不过也觉得很有趣。”

“我也是个酒鬼。”

“是吗，但总不一样吧？”

“你也是酒鬼呢。”

“没有的事。酒鬼我见过，可完全不一样。”

上原先生这才快活地笑了笑，说：

“那么，你弟弟也许不可能成为酒鬼，但不管怎样，让他变成一个爱喝酒的人总比较好。我们走吧。太晚了，你会不方便吧？”

“不，不要紧的。”

“说实话，倒是我感觉拘束得受不了。大姐！算帐吧！”

“贵吗，钱不多的话，我有……”

“是吗，那么就由你来付帐吧。”

“我也许不够呢？”

我看了看手提包，告诉上原先生有多少钱。

“有这么多钱，还可以到两三家酒馆去。跟我开什么玩笑！”上原先生皱紧眉头这么说，接着又笑了。

“您还要上什么地方去喝酒吗？”我问道。

上原先生一本正经地摇着头说：

“不，已经够了。我给你叫出租汽车，你回去吧。”

我们踏着地下室昏暗的楼梯上去。走在我前面一步的上原先生，在半楼梯上忽然转过身来，很快地亲了亲我的嘴。我紧闭着嘴唇让他吻了。

我并不怎么喜欢上原先生，但那以后却有了这“秘密事”。上原先生咯嗒咯嗒地奔上楼梯，我怀着一种奇异而清澈的心情慢慢地上楼梯，到了外边，河风迎面吹来，使人感

到无比舒服。

上原先生找来了出租汽车，我们不声不响地分别了。

我的身子任凭汽车摇晃着，内心感到这世界突然变得象大海那样宽阔了。

“我有情人呢，”有一天我受到丈夫责备时，不禁觉得孤单凄凉，无意中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知道。是细田吧？你怎么也死不了心吗？”

我默不做声。

每逢我们夫妻之间有什么不愉快的事，这个问题就会提出来。我感到这已经不可挽回了。正象衣服料子剪裁错了一样。剪裁错了的料子无法缝合，只好全部放弃，重新剪裁别的新料子。

“难道肚子里的那孩子是……”有一天晚上丈夫指责我说。

我听了觉得很可怕，浑身嗦嗦发抖。现在想来，我和丈夫那时候都还年轻。我不知道什么是恋，也不懂得什么叫爱。我被细田先生的画迷住了，我对谁都这么说：“如果能够成为细田先生的夫人，该能过多么美满的生活啊。不同这样风雅的人结婚，结婚就没有什么意义。”这一来我被大家误会了。可是不但不收回前言，而且虽说不懂什么叫恋和爱，却满不在乎地公然说：“我喜欢细田先生。”这一下便发生了意外的纠葛，连还在我肚子里的小娃娃都受到我丈夫怀疑。尽管我们谁也没有公开说要离婚，但周围的人都不知不觉地冷眼相看，于是我同陪我的阿关一起回到娘家母亲

这里来了。后来我生了死胎，接着又生病卧床，从此我跟山木的关系便完全断绝了。

直治似乎对于我的离婚也感到负有什么责任似地说：“我死好啦。”他说罢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脸都仿佛要哭烂了。我问弟弟药房的债积欠了多少，那金额之大确实可怕。而且后来知道，这个数目还是假的，因为弟弟不敢说出实际数额来。实际总额比弟弟当时告诉我的几乎要大三倍。

“我和上原先生见过面了，他是个好人。今后你就同上原先生一起喝酒玩吧，怎么样？酒也不便宜，不过酒钱我随时可以给你。欠药房的钱也不用担心。总可以解决的。”

我和上原先生见过面，还说他是好人，这仿佛使弟弟非常高兴。那天晚上弟弟一接过我给他的钱，马上就到上原先生那儿玩去了。

说不定中毒是一种精神上的病吧。我称赞上原先生，向弟弟借上原先生的著作看，说他是了不起的人之类的话，弟弟听了便说，姐姐那样的人怎么可能理解他呢，不过他还是露出非常高兴的样子，接着又说：“那么看看这个吧。”他又拿上原先生的其他著作给我看。后来我也认真地读起上原先生的小说来了，两个人常常念叨上原先生。弟弟几乎每天晚上大摇大摆地找上原先生去玩，看来他是照上原先生的计划逐渐转到喝酒方面去。药房的债务问题，我偷偷地提出来同母亲商量。母亲用一只手蒙住脸，一动也不动地思考着。之后她抬起头来，凄凉地笑着说：“想也没有用。也不知道需要还几年，可我们还是每个月还给人

家一点吧。”

这些都是六年前的事了。

夜开花。啊，弟弟也感到痛苦吧。而且路都挡住了，什么事情应该怎么做，直到现在恐怕他都还没有弄明白吧？他大概只是每天拼着性命在喝酒？

索性横下心来真正做个品行不端的人又怎么样？这样弟弟也许反而会感到轻松吧？

没有不端品行的人有没有呢？那笔记本里有这样的话。给他一问，我也觉得我是个品行不端的人，舅舅也是个品行不端的人，甚至母亲好象也是个品行不端的人。所谓品行不端的人，指的会不会是柔情的人呢？

四

写信好还是不写信好，我犹豫了很久。今天早晨忽然想起了耶稣的话：要驯良象鸽子，灵巧象蛇。^①于是我奇怪地来了精神，决定写信给您。我是直治的姐姐。您忘了吗，如果忘了就请回忆起来吧。

前些日子直治又来打搅了，看来给您添了不少麻烦，实在很抱歉。（直治的事其实应该随直治的便，我多嘴多舌地表示道歉，我也觉得太无聊了。）今天我不是为了直治的事而是为了我自己的事想请求您。我听直治说，您在京桥的公寓受灾之后搬到现在的住址来了，我很想直接上东京郊外去您家拜访，可是母亲最近身体不大舒服，丢下母亲跑到东京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所以决定写这封信给您。

我有一件事想跟您商量。

我要商量的问题，如果从以往的“女大学”的立场来看，也许是非常奸狡，又很肮脏，甚至是一种恶劣的犯罪行为，但是我，不，我们，照现在这样就很难活下去，所以我打算将我的想法毫不掩饰地告诉您——我弟弟直治在这世上似乎最尊敬的人，——恳求您给予指点。

^① 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十章。

现在的生活我受不了。这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照旧不变的话，我们母子三人是怎么也活不下去了。

昨天我还感到难受，身体象有点儿发烧，喘不过气来，不知怎么办好。中午稍过，坡下农家的姑娘冒雨扛米来了。我就照讲定的把衣服给她。姑娘在餐厅对着我坐下，一边喝茶，一边用非常现实的口气说：

“您靠卖东西，今后能维持多久啊？”

“大概一年半载，”我回答说。我用右手遮住半边脸，继续说：“我老想睡，倦得受不了。”

“您累啦。大概得了一种神经衰弱，老是想睡的？”

“也许是吧。”

我差点儿流泪了，这时候我忽然想起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个字眼。对我来说，现实主义是不存在的。一想到这样能不能活下去，浑身就不寒而栗了。母亲是个半病人，她有时卧床，有时起来。而弟弟呢，您也知道，他精神上是个重病人。在这里，他每天要到附近一家兼做旅店的菜馆去喝烧酒，三天里就有一次带着我们卖衣服的钱上东京去玩。我感到痛苦的倒不是这些事情。我清楚地预感到，我虽然没有病倒，我的生命却在这种日常生活中一天天地自然消灭，就象芭蕉叶不落地便腐烂掉一样。这使我感到害怕，无论如何也受不了。因此即使违背“女大学”的处世原则，我也想要摆脱现在这种生活，所以我想找您商量了。

现在我想明确地告诉母亲和弟弟，说我早就爱上一个

人，准备做他的情人，一起生活。这个人照说您也认识。他的名字的大写字母是M·C。以前我一有痛苦的事就想飞到M·C那儿去，想他都要想死了。

M·C和您一样，也有夫人和孩子。似乎还有比我更漂亮更年轻的女朋友。但我觉得除了到M·C那里，没有别的活路了。M·C夫人我虽然还没有见过，但听说她待人和善，是个好人。一想到那位夫人，我就觉得自己是个可怕的女人。然而我又觉得我现在的的生活仿佛比这桩事还要可怕，所以依然不能不投靠M·C。我希望驯良象鸽子、灵巧象蛇那样去实现我的恋情。不过妈妈、弟弟和社会上的人肯定没有一个会赞成我。您怎么样？总之，我除了独自思考独自行动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了。想到这里我的眼泪便不禁夺眶而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碰到的事情。这样难办的事，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在人们的祝福中实现吗？象思考一道非常复杂的因数分解的代数答案一样，我费尽心机仔细思考，仿佛总会有个线头可以把乱线一下子顺利地理开似的，我突然又变得快活起来了。

但首要的是，M·C怎样看我呢？想到这一点，我就垂头丧气了。说起来，我是送上门的……怎么说好呢，我不能说自己是送上门的妻子，可不可以说是送上门的情人呢，说到底就是这么回事，因此只要M·C说一声他怎么也不愿意，那就完了。所以我要拜托您，请您问问他看？六年前的一天，我心中出现了一道淡淡的彩虹，它既不是恋又不是爱，但随着岁月过去，那彩虹变得越来越鲜艳，色彩越来越浓了，至

今我都没有忘记它。骤雨后在晴朗天空中出现的彩虹很快便会消失，但人心中的彩虹却仿佛不会消失。请您问问那个人看，他究竟是怎样看待我的？是不是也看成雨后彩虹那样呢？而且是早已消失了的彩虹？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也不能不把我的彩虹抹掉了。然而不先把我的生命消灭就要把我心中的彩虹抹掉，这看来是不可能的。

我盼望着您的回信。此致

上原二郎先生(我的契诃夫。My Chekhov。M·C)①

再者，近来我一点一点地胖起来了。我认为，与其说是我渐渐成了一个动物般的女人，不如说我更象个人了。这个夏天，我只读了一本劳伦斯②的小说。

您没有回信，所以我再次写信给您。上次那封信充满蛇一般的狡计，我想您大概一个个都识破了吧？的确，那封信的每一行字我都是极尽狡诈之能事写的。您大概认为这封信不过是想请求您接济我的生活，我的意图只是想要钱吧。这一点我并不否认，但如果说我只是为了找个保护人，那对不起，我不需要特地选择您。愿意照料我的有钱老人并不少。事实上不久前我还有过一件奇妙的亲事。对方的名字说不定您也知道，他是个六十多岁的单身老人，据说还

① 契诃夫(1860—1904)，俄国作家。My Chekhov 是英文，意为“我的契诃夫”，“M·C”是其缩写。

② 戴·赫·劳伦斯(1885—1930)，英国作家。

是个艺术院会员什么的。这位艺术大师为了要我，竟到这山庄来了。他就住在西片町我们原来的家附近。由于过去我们和他在同一“邻组”^①，有时偶尔见见面。记得秋天里一个黄昏，我和母亲坐着汽车经过那位大师的家，看到他独自一个人呆呆地伫立在家门口，母亲透过汽车窗口向他轻轻地地点头致意，只见大师那副总是板着的黝黑的脸一下子比霜叶还红。

“是不是在恋爱，”我打趣说。“妈妈，他喜欢您呢。”

“不，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母亲却很镇静，仿佛是自言自语似地说。

尊敬艺术家是我家的家风。

听说那位艺术家的夫人前几年去世了，他通过一位跟和田舅舅要好、也对谣曲很自负的皇族向我母亲提出这个希望，母亲叫我怎样想就怎样直接给他回信，我因为不愿意，也用不着多考虑便直截了当地写了封信，告诉他我现在并不想结婚。

“我回掉他行吧？”

“当然行……我也觉得这件事不太合适。”

那时候艺术家住在轻井泽的别墅，我把这封拒绝的信寄到别墅去了。可是艺术家还没有收到信，第二天却突然到我们山庄来了。他说他是去伊豆温泉工作，顺路来看我们的，关于我的回信他一无所知。

① 邻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类似我国解放前保甲制度的组织。

看来艺术家这种人尽管年纪大，做事仍然象小孩子那样任性。

母亲因为身体不舒服，就叫我出来接待，我在中国式房间请他喝茶，说：

“我那封辞谢的信，我想这时候该到轻井泽了。我是认真考虑过的。”

“是吗，”艺术家慌慌张张地说。他揩了揩汗珠，接着又说：“不过这桩事请您再好好考虑一下。我能使您……怎么说好呢，说起来也许在精神上不能给您幸福，但是在物质方面却尽可以使您幸福。至少这一点我敢肯定。嘿，坦率而毫不客气地说来就是这么回事。”

“您说的那种幸福，我还不大能够理解。请允许我冒昧地说吧。契诃夫在给他妻子的信中不是写过吗：‘请生一个孩子吧，生一个我们的孩子吧！’尼采^①的随笔中也有这样的话：‘一个想让她生孩子的女人’。我希望有个孩子。什么幸福，那种玩意儿随它去吧。钱我也想要，不过只要有一点钱可以抚养孩子就够了。”

“您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不管对谁都能说出您的心里话。跟您这样的人在一起，我的工作也许会忽然出现新的灵感吧？”艺术家奇妙地笑了笑，和他的年龄不相称而有点装模作样地说了这样刺耳的话。

我想，如果我真有力量能使一个伟大艺术家在工作上

^① 尼采(1844—1900)，德国哲学家。

返老还童，那无疑也是一种极有意义的生活，可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我被那个艺术家抱着的姿态。

“难道我对您没有爱也行吗？”我略微笑着问道。

艺术家一本正经地回答说：

“女人这就行了。女人是个呆子也没什么关系啊。”

“可是象我这样的女人，没有爱还是不能考虑结婚的。我已经是个大人，明年就是三十岁了。”说过之后，我又不由得把嘴捂起来。

三十岁。女人在二十九岁以前还有少女的气息。一个女人到了三十岁，她身上就不再存在丝毫少女的气息了，我忽然想起从前读过的一本法国小说中的这些话，心头不禁感到一阵难以忍受的孤单和寂寞。往窗外一看，只见大海映照着正午的阳光，就象玻璃的碎片那样强烈地闪闪发亮。读那本小说的时候，我只觉得是这样嘛，也便过去了。现在想起来，当时能满不在乎地认为一个女人到三十岁就完了，那种时候实在是令人怀念啊。手镯、项链、衣裳、腰带——从我身边消失，随着这些东西的消失，我身上的少女气息也越来越少了吧？一个贫穷的中年妇女。啊，真难过！可是中年妇女的生活中也还是有女人的生活啊。我最近懂得了这一点。我还记得，我十九岁时一位英国女教师回国，曾经对我说：

“您不可以恋爱。您一恋爱就会变得不幸了。要恋爱也等长大之后再恋爱。三十岁以后再谈好了。”

那时我听了感到莫名其妙，因为当时我对三十岁以后

的事根本想象不出来。

“听说你们要把这别墅卖掉……”艺术家的脸上忽然泛起不怀好意的表情说道。

我不免笑起来。

“请原谅我失礼，因为我想起了《樱桃园》^①。是您要买下来吧？”

艺术家到底敏感地觉察到了，他象是生气，歪着嘴不作声。

确实有个皇族打算住到这里，曾提出用新日币五十万元买这所房子，后来没有下文了。艺术家大概听到了这个传闻吧。不过他感到自己被我们看成《樱桃园》里罗巴辛一类人可受不了，于是显得情绪很不好，闲聊了一会就走了。

我现在要求您的不是罗巴辛。那是可以肯定的。我只是请您接受一个送上门的中年女人。

我初次跟您见面，那是六年前的事了。那时对于您的为人我一无所知。我仅仅知道您是我弟弟的老师，而且是个不太好的老师。后来我和您一起用玻璃杯喝酒，之后您不是悄悄地胡闹了一下吗？但我并不在乎。不知怎的，真奇怪，我只觉得轻松了。我既不是喜欢您又不是讨厌您，都不是。这以后为了叫弟弟高兴，我就向他借您的著作来看，觉得有的饶有趣味，有的却没意思。我不是那么个热心的读者。可在这六年当中，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您的事却象雾

① 《樱桃园》是契诃夫的著名剧本，写到一家破落地主把祖传领地卖给新兴暴发户罗巴辛。

一样渗透到我心中来。那天晚上我们俩在地下室楼梯上的事一下子清晰地回想起来，我总觉得这是件决定我命运的大事。真想死您了，也许这就是恋爱吧。一想到这个我便感到不安和寂寞，独自抽抽噎噎地哭起来。您和其他男人完全不一样。我并不是象《海鸥》^①里的妮娜那样爱上了一个作家。我不憧憬小说家。要是把我看作一个爱好文学的少女，那我真不知如何是好了。我希望养个您的孩子。

假使早先您还是一个独身的人，而我也还没嫁给山木，我们相遇而结婚了，我也许不会象现在这样痛苦。可是我已认命，我和您是不可能结婚的。推开您的夫人，那象是无耻的暴力行为，我不喜欢这么做。我哪怕就当个小老婆吧（这字眼我很不愿意讲，但即使叫情人又有什么用，通俗地说，确实是小老婆，所以我还是明确地讲了）。不过世上一般小老婆的生活似乎是困难的。人们说，小老婆一到无用的时候大多被人遗弃，无论哪个男人，快到六十岁时都回到正妻那里去。我也曾听西片町的老仆和乳母说：“不管怎样，小老婆可当不得！”不过那是世上一般小老婆的情形，我觉得我们的情况不一样。我认为对您来说最要紧的还是工作。如果您喜欢我的话，两个人相好对您的工作也有好处吧？这样一来，您的夫人也会理解我们的。这道理好象有点牵强，可是我认为我的想法没有什么不对。

问题仅仅在于您的回音。喜欢我，讨厌我，还是两者都

① 《海鸥》是契诃夫的著名剧本。

不是。我很害怕听到您的回音，可是我又不能不问个明白。上次那封信中我写道：一个送上门的情人。在这封信里又写道：一个送上门的中年女人。可是现在仔细一想，没有您的回音，我即使想送上门也没法送，除了一个人呆呆地在这里憔悴下去，还有什么办法呢？您不说一句话还是不行啊！

现在忽然想到，您在小说里相当大胆地写恋爱之类的冒险故事，被社会上风言风语地说成大无赖，其实您仅是个具有普通常识的人吧？我不懂什么常识。只要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我以为就是过着好生活了。我愿意生您的孩子。其他人的孩子我无论如何都不想生。因此我才跟您商量。如果您理解的话，就请给我回信，把您的想法明确地告诉我吧。

雨停了，却又刮起风来。现在是午后三点。我想现在就去领配给的一级酒(六合)，把两只朗姆酒瓶放在袋子里，把这封信摆在胸袋里，再过十分钟左右我就到坡下的村庄去。这酒不给弟弟喝，我想自己喝。每天晚上用玻璃杯喝一杯。真正喝酒看来还是应该用玻璃杯喝的。对不？

您不想到这里来吗？此致

M·C先生

今天又下雨了。外面正下着眼睛几乎看不见的蒙蒙细雨。我每天都不外出，只等着您的回音，可是直到今天都没有收到信。您究竟在想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上一封信里提到那位艺术大师的事反而使您不高兴了？“故意写那件亲事，

想扇起我的竞争心哩。”您是不是这么想？可是那门亲事就那样结束了。刚才我和母亲还讲到这桩事，两人都笑了。母亲不久前因为舌尖痛，直治劝她做美学疗法，通过这疗法现在不痛了，所以最近她的精神稍微好了点。

刚才我站在檐下廊子上，一面望着一阵风卷着蒙蒙细雨吹过去，一面在揣度您的心情。这时听到了母亲在餐厅那边叫我：

“牛奶煮好了，你过来吧。”母亲见到我又说：“天气冷，所以我烧得烫一些。”

我们在餐厅一边喝着冒热气的牛奶，一边交谈着前几天那位艺术家的事。

“他和我无论如何也不相配吧？”

“是不相配，”母亲随口回答道。

“我太任性了。我也不是不喜欢艺术家，再说那个人似乎有许多收入，同那样的人结婚倒是满好呢。我虽然这么想，可还是不愿意啊。”

“和子你真坏。你那样不愿意，还跟他高高兴兴地说了半天，你的心情我真不明白，”母亲笑了笑说。

“啊，因为很有趣嘛。我还想跟他多谈谈呢。我的做法不够慎重吧？”

“不，你太粘了。和子你这个人太粘了。”

今天母亲的精神非常好。

母亲看了看我昨天第一次梳的高髻发型，说：

“头发少的人梳高髻比较合适。你的高髻过于漂亮了，

真想给你戴上一顶小金冠呢。你梳这个不合适。”

“那我真失望了。妈妈，您从前不是说过我的脖子又洁白又优美，梳头时最好别把脖子遮住吗？”

“你只记得这些事。”

“受人称赞的哪怕是小事，一生也忘不了。记住它使人更高兴啊。”

“上次那个人大概也称赞过你什么吧？”

“是啊，所以我变粘了。他说他跟我在一起就会有灵感……啊，真叫人受不了。我虽然不是不喜欢艺术家，但象他那样摆出一副人格高尚的样子，我可怎么也不喜欢。”

“直治的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听了大吃一惊。

“我不太了解，反正是直治的老师嘛，好象是个明码实价的坏蛋。”

“明码实价？”母亲流露出愉快的眼神喃喃地说。“这个词真有意思。明码实价反而可靠。这不更好吗？就象脖子上挂着铃铛的小猫一样使人感到可爱。没标明价码的坏人才可怕哩。”

“是吗？”

我高兴得不得了，觉得自己的身子好象一下子轻飘飘的，象烟那样飘到天上去了。您能领会我为什么感到高兴吗？如果您不能领会的话……我可要揍您了。

您真不想到这里来玩一次吗？我叫直治把您带来好象有点不自然，所以请您装作发酒疯，顺路到这儿来吧。由直治

陪来也可以，不过最好还是您一个人来，而且趁直治上东京不在家的时候来。因为直治在家，他要把您拉过去，你们一定会到阿咲那里去喝酒，事情也就完了。我家世代都喜欢艺术家。古时候画家光琳^①曾经在京都我们家逗留过很长时间，在榻扇上给我们画了很漂亮的画。因此我想，您来访，我母亲一定会高兴的。大概会安排您睡二楼的西式房间。请别忘了把电灯关掉。我一只手拿着小蜡烛，顺着黑暗的楼梯上去……这不行吧？太早了。

我喜欢坏蛋，特别喜欢明码实价的坏蛋。我也想成为一个明码实价的坏蛋呢。我觉得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活路了。您在日本是天字第一号明码实价的坏蛋吧？弟弟说最近又有很多人在攻击您，说您卑鄙无耻，是个讨厌家伙，他们都非常恨您，但我听了之后越发喜欢您了。我想您这样的人一定有很多女朋友，但不久您会渐渐地只喜欢我一个。不知怎的我总这样想。您跟我生活在一起，每天都能愉快地工作。我从小就常常听人对我说：“同你在一起能够忘掉辛苦。”我到现在还没有遇到过不讨人喜欢的事。大家都说我是个好孩子。因此我认为您也绝对没有理由不喜欢我。

咱们见面就行了。现在已经不需要回信，什么也不必要了。我真想见见您。我上东京到您家里去，这也许是见面的最简单办法，可是我母亲象个半病人，我是片刻不离地在旁伺候的护士兼女用人，所以那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我

① 尾形光琳，日本江戸时代绘画流派“光琳派”的创始人。

恳求您，请您到这里来吧。我希望和您见一面。见面之后一切都会明白的。请看一看我嘴角两旁出现的微小皱纹吧。请看一看这些象征着年代悲哀的皱纹吧。我的面容按理比我的任何话语更能清楚地把我的想法告诉您。

在第一封信里我提到过我心中出现的彩虹，这道彩虹并不是萤火虫的光或者星光那种幽雅的美。我的心思如果是那样淡淡的而又遥远的话，我就不会这么痛苦，也可以逐渐把您忘掉了。我心中的彩虹是一座火焰的桥。我感到我的心都要烧焦了。一个麻药中毒的人碰到麻药缺货，渴望麻药的心情恐怕也没有这么难过吧？我没错，我不是在做什么邪恶的事情。我虽然这么想，有时却会不寒而栗，忽然觉得自己是不是在做一桩了不得的大蠢事。我还时常反问自己，我是不是发疯了。然而我也有冷静地在计划着的事情。说真的，请您到这儿来一趟吧。什么时候来都行。我哪儿也不去，始终等候着您。请相信我。

再见一面吧，到那时候您要是不愿意，就明白对我讲好了。我心中的火焰是您给点燃的，所以也请您来吹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怎么也灭不了。总之见一面吧，见一面我就能得救了。要是在《万叶集》或《源氏物语》的时代，我说的这种事一点也不成为问题。^① 我的愿望是当您的爱妾，

① 《万叶集》是日本最古的歌集，收集公元四世纪至八世纪中叶长、短和歌约四千五百首。《源氏物语》是日本古典文学巨著，一般认为作者是紫式部(女)，大约写于1004—1009年。在那时候，贵族通常是一夫多妻，可随意通奸纳妾。

当您孩子的母亲。

这样的信如果有人嘲笑，这个人就是嘲笑一个努力想活下去的女人。他就是一个嘲笑女人生命的人。我不能忍受海港内滞积着的令人窒息的空气，即便港外有暴风雨，我也要扬帆启航。歇着的帆毫无例外都是污秽的。那些嘲笑我的人一准都是歇着的帆，他们什么事都不会干。

使人伤脑筋的女人。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最痛苦的正是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痛苦的旁观者正松开了污秽的帆在休息，却还要来批判这个问题，那实在太无聊了。我不希望人家随便说我这是一种什么什么思想。我没有思想，我是从来不用什么思想或哲学来采取行动的。

我知道，社会上认为好的、受尊敬的人都是些说谎的人，都是伪君子。我不相信这个社会。只有那些明码实价的坏蛋才是我的朋友。明码实价的坏蛋。我即使被钉死在这个十字架上面也心甘情愿。尽管可能受到万人的责难，然而我也可以谴责他们说：你们不是没标明价码的更危险的坏蛋吗？

您能理解吗？

恋爱不需要理由。好似小道理讲多了点。但我觉得这不过是模拟弟弟说话罢了。我只是等待着您到这儿来。我希望同您再见一次面。没有别的要求了。

等待。啊，在人的生活里有喜、怒、哀、乐，但是这种感情只不过占人生活中的百分之一，而其余百分之九十九的生活，难道不是只在等待中度过吗？我怀着焦灼不安、望眼

欲穿的心情时刻等待着走廊上传来幸福的脚步声，可是完全落空了。唉，所谓人的生活实在太凄惨了。大家都说，不要生下来就好啦。这就是现实。然而人每天都从早到晚虚幻地在等待着什么。这太悲惨了。啊，生下来倒不错，我希望能这样高兴地看一看人生和社会。

您不能冲破那种道德的阻碍吗？

此致

M·C（这不是 My Chekhov 的缩写。我不恋慕作家。这是 My Child^①。）

① 英文，意为“我的孩子”，缩写也是M·C。

五

今年夏天我给一个男人寄去了三封信，都没有回信。不管怎么考虑，我都觉得除此之外无法活下去，于是把自己的心里话写成三封信，怀着一种犹如从岬角往翻滚的怒涛中跳下去的心情，将这些信投入了邮箱，但我怎么等都没等到回音。我向弟弟委婉地打听他的情况，看来他无动于衷，每天晚上还是到处喝酒，净写一些违背道德的作品，越发受到社会上正人君子的憎恨和轻视。据说他还劝直治经营出版事业，直治也颇感兴趣，除了他又请两三个小说家作顾问，也有人愿意为直治提供资金。从弟弟的话听来，在我爱上的人周围一点也闻不到我的气息，我与其说因而感到羞耻，不如说觉得这个世界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却象是另一种奇怪的生物，而我象是黄昏时被孤独地遗弃在秋天旷野里，怎么呼喊都没有用，一种从未尝到过的凄怆感觉不由得涌上心头。这是否就是失恋呢？除了这样彷徨在旷野里等天黑之后在夜露中冻死，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吗？想到这里我更是心潮起伏，一阵阵没有眼泪的恸哭使两个肩膀抖动，气都喘不过来了。

事到如今，我只有想尽一切办法上东京去同上原先生

会见。因为我已经扬帆出港，怎么还能停滞不前呢，不能不走到底了。当我悄悄地拿定主意要上东京去时，母亲的健康突然起了变化。

母亲整夜咳嗽得很厉害，一量体温，竟有三十九度。

“今天大概受凉啦，明天会好的，”母亲一边不停咳嗽，一边小声地说。

可是我总觉得这不象是一般的咳嗽，决定明天无论如何要请坡下村子里的医生来。

第二天早晨，母亲的热度降到三十七度，咳嗽也少了，可我还是去找村子里的医生，告诉他我母亲近来突然虚弱，昨夜起又发烧，咳嗽也不象是一般的伤风咳嗽，请他前来出诊。

医生说过一会就来。接着他从客厅一角的橱里取了三个梨子给我，说是别人送的。中午稍过，医生穿着白地蓝花纹的布衫，套着夏季穿的单上衣来了。他照例又是听诊又是叩诊，花了很长时间仔细诊察，然后回转身来对我说：

“无庸忧虑，服药便可康复。”

我不知怎的觉得很可笑，就忍住笑问医生：

“要不要打针？”

“大概无此必要。因为是上感，只需静养当可痊愈，”医生一本正经地回答道。

然而母亲的热度过了一个星期也没有退。咳嗽是好了，但早上总有三十七度七分左右，一到傍晚就升到三十九度。第二天起，医生据说是拉肚子在休息，我去拿药时请护士转

告他我母亲的病状不太好，可是医生却说这是一般的伤风感冒，用不着担心，只给了我药水和药粉。

直治照旧前往东京，已经十来天没有回家了。我一个人很担心，于是写了一张明信片给和田舅舅，把母亲的病情变化告诉他。

母亲发热后大约十天，村里的医生说他身体好了，又来给母亲诊察。

医生脸上露着又仔细又认真的表情，一面叩诊母亲胸部一面叫起来：“清楚啦，清楚啦。”然后他又转过身来对我说：“发烧原因现已查明。左肺有浸润。但不必担心。热度可能还会持续一个时期，但只要静养，就无需忧虑。”

是这样吗？我心里还有点怀疑，可也有一种溺水者攀草求生的心情，因此对村里医生这一诊断也就略微放了心。

医生走后，我说：

“妈妈，这可好啦。稍微一点点浸润，一般的人也有。只要精神上坚强些，很快便会好的。都怪今年夏天气候反常。我不喜欢夏天，我和子也不喜欢夏季的花。”

母亲闭起眼睛笑着说：

“听说喜欢夏季花的人会在夏天里死，我原以为自己也会在今年夏天死去，但是直治回来了，我也终于活到了秋天。”

我一想到，连直治那样一个人也能成为母亲活下去的支柱，心里便感到无比难受。

“那么，夏天已经过去，妈妈病情的危险期也已经过去

了，对不？妈妈，庭院里的胡枝子都开花啦。还有败酱草、地榆、桔梗、苓草和狗尾草，庭园里完全是一片秋天景色了。到了十月，您的热度也准会退的。”

我这么祈求着。九月里闷热的所谓残暑季节尽早过去就好了。一到菊花盛开，每天都是晴朗的小阳春天气，母亲的热度就一定会退下来，恢复健康，我也就可以同那个人相见，说不定我的计划还能够象大朵的菊花盛开一样顺利地实现呢。啊，十月快点到吧，母亲的热度快点退下来就好了。

给和田舅舅寄去明信片后大约一星期，舅舅请来给母亲看病、做过皇家主治医的三宅老医生带着护士从东京来了。

这位老先生同已故的父亲也有交往，所以母亲非常高兴。再说老先生一向不大拘礼，说话随便，这也叫母亲喜欢。那天他把诊察什么的扔在一边，两人净是兴高采烈而又融洽地聊天。我就在厨房做布丁。当我把布丁端到房间去时，老先生好象已经诊察过了，只见他象戴项链似地把听诊器随随便便挂在肩膀上，坐在走廊的藤椅上继续同我母亲悠闲地聊天。

“连我都站在摊子旁边吃面条啦。还有什么好吃不好吃的？”

母亲若无其事地在听他说话。没有什么事啦，我一下子感到放心。

“情况怎么样？这村里的医生说胸左边有浸润呢？”我突然精神焕发地问三宅先生。老先生却满不在乎地轻声回

答说：

“没什么，不要紧的。”

“嘿，这可好啦，妈妈，”我流露出衷心的微笑向母亲喊道。“老先生说是不要紧的。”

这时候三宅先生忽然从藤椅上站起来，往中国式房间走去。我看他仿佛有什么事要找我，于是悄悄地跟在他后面。

老先生走到中国式房间的壁毯底下，停住脚步说：

“听到了呼噜呼噜的声音。”

“不是浸润？”

“不是。”

“是支气管炎吗？”我嘴里问，眼泪已经夺眶而出了。

“不是。”

结核！我不愿意想是结核。要是肺炎、浸润或支气管炎，我一定尽力给母亲治好病。然而要是结核，啊，那恐怕是不行了。我感到脚底下好象裂开一样，站都站不稳了。

“呼吸音很不好吗？听见了呼噜呼噜响？”

我由于不安，抽抽噎噎地哭起来了。

“右肺、左肺，全都是。”

“可是妈妈精神还好。吃饭时也说好吃好吃……”

“没法子啊。”

“这不是真话。没这回事吧？多吃些奶油、鸡蛋和牛奶就会好的，对不？只要身体有了抵抗力，热度也就能退的吧？”

“嗯，什么都得多吃点儿。”

“是吗？是这样吧？西红柿也每天吃五只左右呢。”

“嗯，吃西红柿好。”

“那么，不要紧吧？就会好的，是不？”

“不过，这次的病或许会致命。你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才好。”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认识到，这世界上好象有一堵令人感到绝望的墙，那就是：有许多事情是人力所无法挽回的。

“两年？三年？”我浑身颤抖着小声地问道。

“不知道。总之，已经是无法挽救啦。”

三宅先生说他在伊豆的长冈温泉预约了旅馆，当天就同护士一起走了。我把他们送到大门外，然后拔腿奔回屋子，坐在母亲的枕边，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朝她笑了笑。母亲问我说：

“先生是怎么说的？”

“他说只要热度退了就没问题啦。”

“胸部呢？”

“好象也没什么大问题。瞧，准是象那次您生病时一样。等天气凉快了，您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我想相信自己的谎言。我希望忘记什么致命不致命的这种可怕的话。一想到母亲她将去世，就好象自己的肉体也会随着消失，这对我来说是怎么也无法相信的事。今后我要忘掉一切，专心为妈妈多弄一些好吃的东西：鱼肉汤、罐头、肝、肉汁、西红柿、鸡蛋、牛奶、清汤——啊，倘若有豆

腐就好啦，可以做豆腐酱汤。还有白米饭、粘糕等等。我把所有的东西卖掉，凡是好吃的东西都给母亲吃。

我站起身到中国式房间去。我把那里的长沙发移到母亲房间的檐下廊子附近来，然后坐在那里凝眸望着妈妈的脸。妈妈睡时的面容一点也不象病人。眼睛又美丽又清澈，脸色也生气勃勃。她每天早晨都按时起床，去盥洗室，然后在浴室的三铺席房间里自己梳头，整整齐齐地打扮好之后才回到自己的屋子里来。接着她坐在床上吃饭，饭后有时躺在床上，有时起来。整个上午她都在看报或者读书，只是到了下午就发热。

“啊，妈妈没有病。一定没问题的，”我在心中坚决地否定了三宅先生的诊断。

一到十月菊花开的时候就……我想着想着便迷迷糊糊地打起瞌睡来了。啊，又走到这儿来啦，我走到森林中的湖畔时这么想。现实中一次也没看到过的风景，因为在梦中时常见到，就觉得非常熟悉了。我和一个穿和服的青年一起走着，两人都没有脚步声。整个景色仿佛笼罩着一片绿色的雾。湖底沉没着一座雪白而别致的桥。

“啊，桥沉下去了，今天什么地方也不能去了。咱们就在这饭店住吧。我想应该有空房间的。”

湖滨有一幢石筑的饭店。饭店的石头蒙上了绿色的迷雾，全是湿漉漉的。石门上刻有一排纤细的金色文字：HOTEL SWITZERLAND^①。当我读到 SWI……的时候突然

^① 英文，意为瑞士饭店。

想起了母亲的事。妈妈将会怎么样呢？我感到疑惑，妈妈也会到这饭店里来吗？我和青年一起钻进石门来到前院。雾气迷漫的庭园里盛开着八仙花那样的大红花。小时候我在被面上看到印染着的许多鲜红八仙花，不知怎的会感到分外悲愁，而现在我相信，原来真有火红色的八仙花。

“不冷吗？”

“嗯，有一点。耳朵被雾气弄湿了，耳朵后面觉得冷。”我笑着又问道：“妈妈会怎样呢？”

青年露出异常悲伤而又非常慈爱的微笑回答说：

“她在坟墓里了。”

“啊，”我小声尖叫起来。对啦。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了。母亲的殡仪不是早已举行过了吗？啊，妈妈已经去世了，我意识到这点便感到不可名状的寂寞，浑身发抖，于是醒过来了。

往阳台一看，已经是黄昏了。正在下雨。周围的一切正如梦境那样笼罩着一片绿色的寂寞气氛。

“妈妈，”我喊了一声。

“你在干什么？”妈妈轻轻地反问我。

我高兴得跳起来，立即走进屋子，对她说：

“刚才我睡着了。”

“是吗，我还以为你在干什么呢。睡得好长啊，”母亲说着，觉得有趣似地笑起来。

母亲这样优雅地呼吸着，活着，这是多么值得庆幸，多么叫人高兴啊，我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

“晚饭烧什么菜？您想吃什么？”我有点嬉皮笑脸地问道。

“行啦，什么都不要。今天升到三十九度五了。”

我一下子象被压扁了，完全垂头丧气。我不知所措，呆呆地环视着发暗的屋子，忽然我真想死去。

“三十九度五？这是怎么回事啊？”

“没什么关系。只是发热之前真叫人难受。头有点疼，接着浑身发冷，然后就发烧啦。”

夜幕已经降临，雨虽然停了，却刮起风来。当我开了电灯想去餐厅时，母亲却说：

“有点儿晃眼，不要开灯吧。”

“您一动不动地躺在这么暗的地方，不觉得难受吗？”我站着问了一声。

“我闭着眼睛躺着，还不一样吗？而且一点也不会觉得寂寞，晃眼反而不舒服。今后这个房间就一直别开灯吧，”母亲回答说。

我感到这也是不祥之兆，不声不响地将屋子的灯关掉，就到隔壁房间去开了台灯，不由得感到一阵难以忍受的凄凉，赶快跑到餐厅，把罐头鲑鱼放在冷饭上吃起来，眼泪簌簌地落下来了。

到了夜里，风越刮越大，九点左右起风雨交加，成了地地道道的暴风雨。只听见檐下廊子两三天前卷起来的竹帘子咕咚咕咚地碰撞着。我怀着一种奇妙的兴奋心情在母亲隔壁的房间里读着罗萨·卢森堡^①的《经济学入门》。这是我

上次从二楼直治房间里拿来的,那时候我还擅自把《列宁选集》和考茨基^②的《社会革命》等书也一起拿来了,放在我房里的桌子上。早晨母亲洗脸回来走过我的桌子旁,无意中
发现那三本书,就一本一本拿起来看,接着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又悄悄地把书放在桌上,脸上露出一种凄凉的神态,朝我瞅了一眼。她的眼神虽然充满深深的悲哀,但决没有表示反对或者嫌恶。母亲读的是雨果、仲马父子、缪塞和都德^③等人的作品,然而我知道,即使是这种美丽故事书里也蕴藏着革命的气味。象母亲那样具有天生教养——这种词句不一定对——的人,也许是不会出乎意外而理所当然地迎接革命的。我这样读着罗萨·卢森堡的书,也不是没有一点儿装模作样,可我还是感到我有我的浓厚兴趣。这里边写的是经济学,可作为经济学来读就太没意思了。实际上都是些简单而又明摆着的事情。不,或许我根本就无法理解经济学这个玩意儿。总之,我对它毫无兴趣。人都是吝啬的,而且永远是吝啬的,如果没有这一前提,那学说就完全不能成立,对于并不吝啬的人来说,无论是分配问题或其他什么问题都是毫无兴趣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读这本书,并在其他方面感到一种奇妙的兴奋。那就是这本书的作者

① 罗萨·卢森堡(1871—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后与李卜克内西一起被杀害。

② 卡尔·考茨基(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首领之一。

③ 雨果(1802—1885)、大仲马(1802—1870)、小仲马(1824—1895)、缪塞(1810—1857)、都德(1840—1897),都是法国作家。

有一种不瞻前顾后的勇气，毫不犹豫地旧思想进行破坏。我眼前甚至浮现出一个已婚女子不顾违背道德，满不在乎而迅速地奔到她所爱的人那里去的情景。破坏思想。破坏会使人感到悲哀和伤心，但却是一种美丽的东西。这是一种通过破坏、重建而达到完成的幻想。然而破坏之后，也可能永远不会有完成的一天。可正因为是爱，所以不能不进行破坏。不能不进行革命。罗萨一心一意可悲地热爱着马克思主义。

那是十二年前一个冬天的事情。

“你是《更级日记》里那个少女呢。^①对你说什么也已经没有用了。”

有个朋友这么说，从此便不同我来往了。那时我把列宁的书看都没看就还给了她。

“读过吗？”

“很抱歉，我没看哪。”

我们正站在可以看到尼古拉教堂的桥上。

“怎么？为什么不看？”

那位朋友身材比我还高一寸，外语学得非常好，一顶红色的贝雷帽对她正合适，一致公认她的脸象莫娜·丽萨^②，是个美丽的姑娘。

① 《更级日记》是日本古典作品，菅原孝标的女儿写的日记，内记作者从十三岁（1020年）离开父亲的任地去京城到1059年丈夫病死为止的往事。这一句意指和子的思想太老，有如《更级日记》里的少女。

② 莫娜·丽萨是达·芬奇的著名肖像画。

“我不喜欢封面的颜色。”

“你真怪。恐怕不是这个原因吧？其实是对我感到害怕了吧？”

“怕你什么呀。那封面的颜色我可受不了。”

“是吗？”

她有点悲哀地说，接着就说我是《更级日记》里的少女，断言她对我说什么也没用了。

我们一时间默默地俯视着冬天的河流。

“祝你健康。如果这是永远的离别，那就祝你永远健康。拜伦^①。”

她又用原文很快地朗诵了这句拜伦的诗，然后轻轻地拥抱了我一下。

我难为情地小声道歉说：“对不起你啦。”然后我向御茶水车站走去。回头一看，那位朋友依旧站在桥上，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我。

从此我没见过她。我们俩虽上同一个外国教师家学习，却不是同一个学校的。

那已经是十二年前的事了，可我还是没有从《更级日记》再前进一步。唉呀，在这期间，我究竟在干些什么呢？我没有憧憬过革命，而且连恋爱都不懂。一直到现在，世上的大人都教导我们说，革命和恋爱是最愚蠢最可恶的东西。在战前和战争期间，我们也都那样想，可是战败以后，我们不再信赖那些大人了，觉得一切只有同那些人所说的相反才

^① 拜伦(1788—1824)，英国诗人。

有真正的活路；我们还认识到革命和恋爱是这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正由于太好了，大人们才不怀好意地欺骗我们，说它们是不可以吃的青葡萄哩。我想确信：人是为了恋爱和革命而生的。

榻扇轻轻地打开，母亲面带笑容走进来，说：

“还没睡呀！你不想睡吗？”

我一看桌上的钟，已经十二点了。

“嗯，我一点也不想睡。读着社会主义的书便兴奋起来啦。”

“是吗，有酒没有？这种时候喝点酒睡觉，就能睡得好了。”

母亲用开玩笑的口吻说，可她那样子有些颓废，并近乎妖艳。

一眨眼已经到了十月，然而天气并没有变得秋高气爽，连续几天都象梅雨季节一样，既潮湿又闷热。每到傍晚时分，母亲的体温依然是三十八度到三十九度左右。

一天早晨我看到一种可怕情形。母亲的手肿了。母亲过去总是说早饭最好吃，近来她却坐在床上只吃一小碗粥，香味稍重点的菜就不要吃。那天我端给她一碗松茸清汤，她连松茸的香味都感到讨厌，把碗端到嘴边又轻轻放回食桌上。就在这时候我看到了母亲的手，不禁大吃一惊。她的右手肿得胀鼓鼓的。

“妈妈！手，不要紧吗？”

母亲的脸上看上去很苍白，也有些虚肿。

“不要紧的。肿这么一点儿不要紧。”

“什么时候肿起来的？”

母亲只是象目眩似地眨了眨眼，没有回答。我真想放声大哭。这不是我母亲的手。这是别人的手。我母亲的手没有那么粗，那么大。我所熟悉的她的手是一双优美的手，可爱的手。那双手是不是永远消失了呢？她的左手虽然肿得不太厉害，也还是叫人不忍心看，于是将视线移开，瞪眼望着壁龛上的花篮。

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终于忍受不住，霍地站起身来向餐厅奔去，只见直治独自在那里吃半生半熟的鸡蛋。他很难得回到伊豆这家里来，即使来了，晚上还是要到阿咲那儿去喝烧酒，早晨总是满脸不高兴的样子，不吃饭，只吃四五只半生半熟的鸡蛋，然后又回到二楼去，一会儿躺下，一会儿起来。

“妈妈的手肿得……”我向直治刚开口就低下了头，怎么也说不下去了，不禁哭得气都透不过来。

直治不做声。

我用手抓住桌子的一端，抬起头来说：

“已经不行啦。你没注意到吗？肿得那样厉害就没救啦。”

直治的脸也沉了下来，说：

“看样子快啦。唉，终于发生没有趣儿的事了。”

“我希望把妈妈的病治好。无论如何也要把她治好，”

我用右手拧着左手说。

直治突然抽抽搭搭地哭起来，说：

“什么用处也没有啊。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用处也没有吗？”

他一边说，一边用拳头乱擦眼睛。

当天，直治为了向和田舅舅报告母亲的病状，并听听他对后事有什么吩咐，便立即上东京去了。不在母亲身旁的时候，我从早到晚几乎整天都在哭。在晨雾中去拿牛奶的时候，坐在镜子前面梳头发涂口红的时候，我一直在哭。和母亲一起度过的幸福日子里的种种往事，象一幅幅画在我眼前浮现。我怎么也抑制不住悲哀的眼泪。傍晚天黑了，我独自伫立在中国式房间的阳台上，抽噎了好半天。秋天的夜空闪烁着星星，别人家的一只猫蜷缩在我脚边，一动也不动。

第二天，母亲的手肿得更厉害了。什么东西都吃不进。连橘子汁她也说因为口腔干裂痛得喝不下去。

“妈妈，您再戴一次直治说的口罩怎么样？”

我本来想笑着说的，可说话时感到一阵心酸，压抑不住，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每天这么忙，你不累吗？给我雇一个护士吧，”母亲平静地说。

我深深体会到母亲关心我的健康胜过关心她自己的身体，这使我感到格外悲伤。我一站起来就向浴室旁的三铺席房间奔去，尽情地大哭。

过了晌午不久，直治陪着三宅老先生和两个护士回来了。

平素爱开玩笑的老先生这时也露出象在生气的样子，咯登咯登走进病室，马上就开始诊察。然后不专对谁，轻轻地说了一声：

“衰弱多啦。”

接着就给我母亲注射樟脑液。

“先生住哪里？”母亲象说梦话似地问道。

“还是去长冈。我已经定好旅馆了，你不必操心。你这位病人呀，可不要为别人操心啦，想吃什么就尽量多吃点吧，只要多增加营养就会好起来的。我明天再来。今天留下一个护士，请你们使唤吧，”老先生对病床上的母亲大声说着，向直治做了个眼色，便站起来。

直治一个人去送先生和陪同的护士。过了一会儿，我看见直治回来，想哭又拼命忍住的样子。

我们俩悄悄地溜出病室，来到餐厅。

“不行了吗？对不？”

“真没趣儿，”直治扭歪着嘴笑着说，“看来是一下子变得衰弱了。他讲，说不定就在今明两天了。”

直治说着说着，眼泪已经夺眶而出。

“要不要打电报通知熟人呢？”我反而变得非常镇静地说。

“我同舅舅也商量过，他说现在这种时候不是那样容易就能把人请来。即使人家来了，这么小的房子反倒对人家不

礼貌。附近又没有象样的旅馆，在长冈的温泉也不能预定两三个房间。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穷得无力邀请那些名流了。舅舅说他跟着就会来的，不过这家伙本来就是个吝啬鬼，你想靠他是什么也靠不住的。昨天晚上就是这样，他把妈妈生病的事扔在一边，把我给狠狠地申斥了一顿。受到吝啬鬼的教训而能觉醒过来的人，自古到今从南到北可从来没有过。姐姐和我比，妈妈和那家伙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呢，真叫人讨厌。”

“我倒无所谓，可你今后还得依靠舅舅……”

“绝对不干。我倒不如当个乞丐好。往后姐姐才需要依赖他呢。”

“我……”我情不自禁地又掉了眼泪。“我有地方去。”

“再结婚吗？有对象了？”

“不。”

“独立生活吗？做劳动妇女。算啦！算啦！”

“也不算独立生活。我呀，想做革命家呢。”

“哦？”

直治惊奇地直对着我看。

这时候，三宅先生带来伺候病人的护士来叫我了，

“老太太象有什么事要找您。”

我赶快回到病室，坐在床旁，把脸靠近母亲问道，

“有什么事？”

母亲似乎想说什么又不说。

“想喝水吗？”我又问了一声。

但她还是微微地摇了摇头。看来也不象要喝水。过了一会儿母亲才小声说：

“我做了个梦。”

“是吗？什么梦？”

“梦见蛇。”

我吓了一跳。

“檐下廊子外面放鞋的石板上，有一条红色条纹的女蛇吧？你去看看。”

我不由得不寒而栗，霍地站起身就走到檐下廊子上，透过玻璃窗一看，在放鞋的石板上果然有一条蛇在秋天的阳光照射下伸长身子躺着。我突然感到头晕目眩。

我可还认识你。看上去你比以前长大了，老一点了，但你就是被我烧掉了蛇蛋的那条女蛇吧？你的报复我已经完全领教了，你就走吧，请你赶快走吧！

我一边心里这么叨念着，一边盯着蛇看，蛇却怎么也不肯动一动。不知为什么，我不愿意让护士看见这条蛇。咚！咚！我使劲地踏了踏脚，故意提高嗓门说：

“没有哇，妈妈。梦怎么会是真的呢。”

说罢，我又朝放鞋的石板上瞅了一眼，只见蛇这时候才慢腾腾地蠕动着身子从石头上滑下去。

已经不行啦。已经不行的了，我看到那条蛇之后就开始死心了。父亲去世时也说是有一条黑色小蛇待在他的枕边，那时候我还看见院子里所有的树上盘着蛇。

母亲似乎没有力气从床上坐起来了，总是迷迷糊糊地

躺着，完全让护士来照料她，几乎什么都吃不下。自从看到蛇之后，我倒产生了一种类似幸福感的宽心之感，这可以说是一种过于悲伤之后所产生的平静心情，事到如今，我只想尽可能多待在母亲身边。

从第二天起，我就紧紧靠在母亲的枕边坐下来打毛线。打毛线和缝衣服我都比别人快，但手艺很差。因此母亲总是手把手地教我。那天我虽然并不想打毛线，但为了装作很自然地紧靠着母亲身旁坐，便从毛线箱里取出毛线，很专心似地打起来。

母亲一直注视着我手的动作，说：

“是打你的袜子吧？那还得加八针才行，否则穿起来会紧的。”

小时候母亲怎么教我我都打不好，现在也跟那时候一样，我发慌了，同时觉得又难为情又分外亲近。啊，母亲今后不可能再这样教我了，我想到这一点便不禁热泪盈眶，连毛线的针眼都看不清了。

母亲这样躺着，好象一点也不觉得难受。从早晨起她什么都没吃，我只是用纱布浸一浸茶水，给她润一润嘴。但她意识还是很清楚，不时平静地跟我说话。

“报上好象有陛下的照片，让我再看一次吧。”

我把报上的照片递到母亲眼前给她看。

“陛下老了。”

“不，是照片拍得不好。上次那张照片又年轻又活跃。他大概反而喜欢这种时代吧。”

“为什么？”

“因为陛下也是这次获得解放的嘛。”

母亲凄凉地笑了笑。过了一会儿，她说：

“我想哭，但眼泪已经枯竭啦。”

我突然想，母亲现在或许是幸福吧？所谓幸福感，难道不是象沉没在悲哀的河流底下微微闪耀着的砂金一样的东西吗？经历过无限悲哀之后，看到一丝蒙眬的光明这种奇妙的心情，如果这就是幸福感的话，那么陛下、母亲和我，现在确实是幸福的。静谧的秋天午前。明朗的阳光照耀下的秋天庭院。我把毛线活停下，眺望着波光粼粼的齐胸的大海，对母亲说：

“妈妈，以前我真是没见过世面的人啊。”

接下来我还有很多话想说，但又怕被正在房间角落准备静脉注射的护士听见了难为情，就不说了。

“你说是以前……”母亲微笑着责问，“那么你现在见过世面啦？”

不知怎么的，我脸都涨得通红了。

“人世间可不好懂啊，”母亲把脸转向一旁，小声嘟囔说，“我就不懂。懂的人也不见得有吧？不管到了什么时候，大家都还是小孩子，依然是什么都不懂。”

然而我不能不活下去。或许仍旧象个小孩，可也到了不能老是撒娇的时候了。往后我得同人间争斗下去。啊，象母亲那样与世无争、既不憎恨又不埋怨地度过又美丽又悲哀的一生的人，恐怕母亲是最后一个了，今后的世界

里大概不会再有了吧？将要死的人是美丽的。要活下去，要生存下来，这仿佛是一桩非常丑恶而又充满血腥味的肮脏事。我在铺席上想象着一条怀孕的蛇在掘洞。可我还是不能死心。无耻又有什么关系，我要生存下去，为了实现自己的意愿，我要同人世间争斗下去。到了母亲无疑要去世的时候，我的浪漫主义和伤感便逐渐消失了，我觉得自己好象正在变成一种十足狡猾的生物。

那天正午过后，我正在母亲身旁给她润湿嘴唇的时候，门口传来停车的声音。和田舅舅和舅妈一起坐小汽车从东京赶来了。舅舅走进病室，在母亲枕边默默地坐下，母亲用手帕将自己的下半个脸遮住，凝视着舅舅哭了起来。然而那只是一张悲痛欲绝的脸，没有泪水，使人觉得她象个木偶。

“直治在哪儿？”母亲问我。

我走上二楼，只见直治躺在西式房间的沙发上看新杂志，就对他说：

“妈妈在叫你。”

“唉呀，又是哀伤的场面。你们可真有能耐一直待在那儿。不是神经太粗，就是薄情吧。如我这种人则无法忍受了，内心纵然很热，无奈肉体难挨，无论如何也不忍侍奉在妈妈身旁，”直治嘴里这么说，可还是穿上上衣，跟我一起从二楼下来。

我们两人在母亲枕边并排坐下，母亲突然从被窝里伸出手来，默默地指指直治，又指指我，然后把脸转向舅舅，两

个手掌紧紧地合着。

舅舅深深地点了点头说：

“啊，知道啦。知道啦。”

母亲仿佛放了心，轻轻地闭起眼睛，把手慢慢放进了被窝。

我哭了，直治也低着头呜咽起来。

这时三宅老先生从长冈来了，他急忙给母亲打了一针。母亲见到舅舅，好象已经无所留恋似地说：

“先生，请让我早点安息吧。”

老先生和舅舅面面相觑，沉默无言，两人的眼睛都闪着泪花。

我站起来，去餐厅做舅舅喜欢吃的加葱丝和油豆腐的清汤面，给老先生、直治和舅妈也各盛了一碗，送到中国式房间去，然后把舅舅送来的丸内饭店的火腿面包拿给母亲看，放在母亲枕边。

“很忙吧？”母亲小声问我。

他们在中国式房间闲谈了一会儿，舅舅和舅妈说有事情，今天晚上无论如何得回东京去，就把慰问的钱包亲手交给了我。三宅先生也要和护士一起回去，他对伺候病人的护士吩咐了种种应急治疗方法之后说，意识还很清楚，心脏也没那么衰竭，只要打针，大概还能维持四、五天。于是他们当天都坐汽车回东京去了。

把大家送走后，我回到房间里来。母亲又露出只对我笑时才有的亲密表情笑着，象说私房话似地小声说：

“忙坏了吧？”

说她脸上生气勃勃，莫如说是喜气洋洋。我想她是见到舅舅感到高兴了吧。

“不，不忙。”

我心里也喜不自禁，微微一笑。

没想到这竟成了我和母亲的最后一次谈话。

大约过了三小时母亲便逝世了。在秋天幽静的黄昏里，美丽的母亲，日本最后一位贵妇人，由护士摸着脉，在直治和我这两个仅有的骨肉的守护下与世长辞了。

母亲死时的面容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父亲逝世时脸色唰地变了，但母亲的脸色一点都没变，只是停止了呼吸。连什么时候停止呼吸都不知道。脸上的浮肿从前一天起就开始消退，两颊象蜡一样光光的，薄薄的嘴唇略微歪着，看上去好象在微微笑着，显得比母亲活着时更加娇媚艳丽。我觉得她很象pietà^①中的圣母玛利亚。

① *pietà*，意大利语，指圣母玛利亚哀痛地抱着基督尸体的美术作品。

六

战斗开始啦。

也不能老是沉浸在悲哀之中。有件事我无论如何要争到手。新的伦理吗，不，这样说也是一种伪善，应该说是爱。只是爱。就象罗萨没有新的经济学便活不下去一样，我现在没有爱就无法活下去。耶稣为了揭发当时宗教家、道德家、学者和权势者的伪善，为了把上帝真正的爱毫不踌躇地如实告诉世人，将他的十二个弟子派到各地去，那时候他教导弟子们的话，对于现在的我似乎也不是毫无关系的。

“……腰袋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象蛇，驯良象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

走遍，人子就到了。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惟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丧失生命，为我丧失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①

战斗开始啦。

如果我起誓，为了恋爱我一定完全遵守耶稣的这一教导，耶稣会不会责备我呢？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说“爱”是好的，“恋”是不好的。我总觉得两者一样。为了弄不明白的爱和恋，为了由此造成的悲哀而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人，啊，我敢斩钉截铁地说，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依靠舅舅他们的照料，没有通知别的亲友，就在伊豆把母亲安葬了，再在东京举行了正式葬礼之后，我和直治又回到伊豆山庄里过着说不出道理的不愉快生活，彼此见了面也不说话。直治说出版需要资金，将母亲的宝石之类全部拿去，在东京喝得不想喝了，就活象个重病人似的，脸色苍白、步履蹒跚地回到伊豆山庄来睡觉。有一次他带了一个舞女模样的年轻女人来，直治到底有点不好意思。我趁此机会说：

^① 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十章。

“今天我可以上东京去吗？我想到好久没见面的朋友那儿去玩玩，打算住两三个晚上，请你看家吧。烧饭就请那位帮忙得啦。”

这就是灵巧象蛇。我说罢把化妆品和面包什么的塞进手提包，终于能够很自然地上东京去同他见面了。

乘国营电车在东京郊外荻洼车站的北口下车，再走二十分钟左右便到那个人在大战后的新住址。这地址是我不露痕迹地向直治打听到的。

那天刮着凛冽的刺骨寒风。当我在荻洼车站下车时，天已经快黑了。我不时向过路人问路，在暗下来的郊外小巷转了将近一个小时，心里非常不安，不由得落下泪来，不知不觉在碎石路的石头上绊了一下，啪嗒一声，木屐带子断了。我一时不知所措，僵在那里，无意间朝右手的两家连檐屋看去，在夜色中还能认出其中一家的名牌泛着白，上面写的仿佛是上原。我于是不顾一只脚只穿着布袜子，立即向那家门口奔去，把名牌再仔细地看了看，果真写着“上原二郎”几个字，屋子里却是黑洞洞的。

怎么办？刹那间我又呆住了，可我还是怀着投河自杀的心情，身子象倒在格子门上似地紧紧靠着它说：

“请问里边有人吗？”

我用双手的指尖抚摸着格子门，轻轻地喊了一声：

“上原先生！”

有人答话了。可那是女人的声音。

大门从里面打开，一个老派的长脸女人，看上去比我大

三、四岁，出现在黑洞洞的门口，微微一笑，问道：

“您是哪一位？”

那问话听不出有什么恶意或警惕的口气。

“不，噢……”我终于错过了报姓名的机会。不知怎的，唯独在这个人面前，我的爱情总叫我感到内疚。我显得战战兢兢，近乎卑屈地说：“先生呢？他不在家吗？”

“嗯，”她答了一声，仿佛过意不去似地望着我说，“他总是去……”

“很远吗？”

“不，”她象是觉得可笑，用一只手捂住嘴说，“就在荻洼。您只要找到车站前一家叫白石的馆子，卖素什锦的，我想总能问到 he 上哪里去了。”

“噢，是吗？”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

“唉呀，您的木屐……”

我接受了她的邀请，进门坐在进内室的木板台阶上，先生夫人给我一根皮的带子——大概称为“简便木屐带”吧，木屐带断了能用它简单地修理，——我用它修起木屐来。这时候夫人为我点了一支蜡烛，送到房门口来，她好象满不在乎地笑着说：

“真不凑巧，两个电灯泡都断了丝。近来的灯泡实在不顶用，又贵又容易坏。要是我家主人在家，就可以去买了。可是昨天前天两个晚上他都没回来，今天已经是第三个晚上。因为没钱，就只好早睡。”

夫人背后站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身材苗条，一

双大眼睛，但看样子不容易亲近。

敌人，我虽然并不这样看，但是这位夫人和这个孩子总有一天会把我看作敌人，肯定会恨我。一想到这点，我的热恋好象也一下子冷了。我系好木屐带站起来，拍掉双手上的灰尘。这时我猛然觉得一阵苦闷，简直无法忍受，只想奔进内室，在一片漆黑中紧紧抓住夫人的手痛哭一场。我犹豫了一阵，随即想到自己没法下场时那种扫兴而乏味的情景，于是改变主意，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说了声：“谢谢您啦。”就出来了。寒风迎面刮来，我边走边想：战斗已经开始：恋爱，喜欢，想念；真正地恋爱，真正地喜欢，真正地想念；恋爱，有什么办法呢，喜欢，有什么办法呢，想念，有什么办法呢。那位夫人确实是个少有的好人，那位小姐也很漂亮，然而我即使站在天主的审判台前也问心无愧。人是为了爱和革命而生下来的，天主没有理由惩罚他。我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真正喜欢嘛，所以完全可以大摇大摆的。为了同那个人见一面，即使露宿两夜三夜我也一定要……

车站前那家白石素什锦铺很快就找到了。然而他不在那儿。

“准是到阿佐谷去了。从阿佐谷车站的北口笔直走一町^①半左右的路吧，有一家五金店。从那儿向右拐弯再走半町路，有一家叫柳屋的小菜馆，先生近来同柳屋的阿舍姑娘可亲热了，一天到晚都泡在那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① 町，距离单位，约合 109 米。

我去车站买了车票，乘上去东京的国营电车，在阿佐谷下来，从北口约走一町半，从五金店向右拐弯又走半町，就到了柳屋，里面静悄悄的。

“他们刚走，人很多，听他们说，还要到西荻的千鸟大婶那儿去通宵喝酒呢。”

这个女人比我年轻，很沉着，又文雅，又亲切，她就是跟他亲热得不得了阿舍姑娘吗？

“千鸟？在西荻的哪儿？”

我有点泄气和不安，眼泪都快掉下来，忽然怀疑自己这会儿是不是疯了。

“我也不很清楚，听说是在西荻车站下车，从南口向左拐弯进去。总之，问一下派出所就能知道吧？反正他只喝一家是不会满足的，说不定到千鸟之前，又耽搁在什么地方了。”

“我到千鸟去看看，再见。”

我又往回走。从阿佐谷坐上去立川的国营电车，经过荻洼，在西荻洼南口下车，在寒风中打转转，找到派出所问了千鸟的方向，然后跑了一段夜路。一发现千鸟的绿色灯笼，我毫不犹豫就把格子门推开了。

紧挨着土间^①是一个六铺席大小的房间，屋子里烟雾腾腾，有十来个人围着一张摆着酒菜的大桌子哇啦哇啦地喧嚷着，里面夹着三个比我年轻的小姐，有的抽烟，有的喝酒。

^① 土间是日本式房屋内没有铺地板的房间。

我在土间扫了一眼寻找他。好象做梦，隔了六年，他已经变得象另外一个人了。

难道他就是我的彩虹，M·C，为了他我才感到活着有意义的那个心上人吗？六年了。头发跟从前一样乱蓬蓬，但稀少了，红红的，多么可怜啊。面孔浮肿，脸色发黄。眼眶又充血，又糜烂。门牙掉了，象闭上嘴嚼东西似地不停地动着嘴。他看上去活象一只老猿猴驼着背坐在屋子角落里。

一位小姐发现了我，递眼神告诉上原先生我来了。他仍旧坐在那里，伸着细长的脖子看我，脸上毫无表情，只是用下巴示意叫我过去。在座的人对我丝毫不感兴趣，继续大声吵嚷，可也一点一点地挤出一个位置来，让我坐在上原先生的右旁。

我默默地坐下来。上原先生往我的玻璃杯里斟满酒，又往自己的杯里添了酒，然后用嘶哑的嗓子低声说：

“干杯！”

两只酒杯轻轻地碰了碰，发出悲哀的卡察一声。

“咯罗噤，咯罗噤，咻噜咻噜咻！”有人这样喊道。另一个人应和着说：“咯罗噤，咯罗噤，咻噜咻噜咻！”然后两人丁一声使劲地碰了碰杯，各自咕嘟一口喝干了。“咯罗噤，咯罗噤，咻噜咻噜咻！”“咯罗噤，咯罗噤，咻噜咻噜咻！”此起彼伏地唱起了那种荒唐无稽的歌，相互不停地碰杯喝酒。他们象是用这种戏谑的节奏制造气氛，硬把酒灌到喉咙里去。

“那么我先走了，”一会儿有人这么说着，晃晃荡荡地回去了。一会儿又有新的客人慢腾腾地走进来，只向上原

先生轻轻地点点头，就挤进那一伙中间去了。

“上原先生，那个地方，上原先生，那个‘啊啊啊’的地方该怎么念？是‘啊，啊，啊’呢，还是‘啊啊，啊’？”

那个探出身子问上原的人，我看过他的戏，是话剧演员藤田。

“应该是‘啊啊，啊’。比方说：‘啊啊，啊，千鸟的酒可不便宜呀！’”上原先生回答说。

“净是讲钱，”一个小姐说。

“所谓‘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么’^①，这算贵还是便宜呢？”一个年轻绅士问道。

“还有‘倘若不一厘钱都偿清的话’这类词句，又有很复杂的比喻，说什么‘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二千，一个给了一千’^②，看来耶稣也挺会算帐啊，”另一个绅士说。

“而且那家伙还是个酒徒哩。我感到奇怪，《圣经》里居然有那么多关于酒的比喻。你看，《圣经》中不也记载着，他曾经被责难为‘嗜酒的人’吗？请注意，不是说‘饮酒的人’，而是说‘嗜酒的人’，由此看来，他肯定是个喝酒的好手。至少是喝一升大酒的人，”又一个绅士说。

“算了，算了，别说啦。啊啊，啊，尔等畏惧道德，便借耶稣当挡箭牌。知惠小姐！我们来一杯吧，咯罗嚟，咯罗嚟，咻噜咻噜咻！”

上原先生说罢，便同一个最年轻最漂亮的小姐了一声

① 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十章。

② 见同上书第二十五章。

使劲碰了碰杯，咕嘟一口喝干了。酒从嘴角滴落下来，下巴弄得湿漉漉的。他象发脾气似地用手掌乱擦嘴，接着连续打了五、六个大喷嚏。

我悄悄站起来到隔壁房间，问面黄肌瘦象是有病的老板娘厕所在哪里。回来又经过那房间时，刚才那个最漂亮最年轻的知惠小姐站在那儿，仿佛在等我，亲热地笑着问：

“您不饿吗？”

“嗯，不过我带着面包来了。”

“虽说没什么东西，”象是有病的老板娘依旧懒洋洋地靠在长方形火盆旁边斜坐着说，“请您就在这房间里吃吧。陪那种酒鬼喝酒，一晚上什么也不能吃哩。请坐吧，上这儿来！知惠小姐也一起来吧。”

“喂，阿绢，酒没有了，”一位绅士在隔壁房间里叫道。

“来啦，来啦！”

那个叫阿绢的三十左右的女佣，穿一身漂亮的条纹衣裳，答应了一声，用盘子端着十来个长把酒壶从厨房走出来。

“等一等，”老板娘叫住她，笑着说，“这儿也放两壶吧。”又说：“阿绢，还麻烦你到后街铃屋去叫两碗面，快一点。”

我和知惠小姐并排坐在火盆旁边，在火盆上暖手。

“请用被子吧，天真冷啊。您不喝一点吗？”

老板娘拿起一个长把酒壶往自己的茶杯里斟酒，接着又往其他两只茶碗里斟了酒。

于是我们三个人默默地喝起酒来。

“你们的酒量都不错啊，”老板娘不知为什么悄悄地这么说。

只听见咯嗒咯嗒开前门的声音。“先生，我带来啦！”这是一个青年的声音。“总之，我们那个经理算盘很精，我再三坚持要两万，可他还是只给一万。”

“是支票吗？”上原先生用嘶哑的嗓音问道。

“不，是现款。真抱歉。”

“嗯，没什么，我来写收据。”

这时，其他在座的人仍旧一直在唱“咯罗嚟，咯罗嚟，咻噜咻噜”那首干杯歌曲。

“阿直先生呢？”

老板娘认真地问知惠小姐。我吓了一跳。

“不知道。我又不是阿直先生的保镖，”知惠小姐慌得脸颊绯红。

“最近他跟上原先生有什么疙瘩吗？过去他们总是在一起的，”老板娘郑重地说。

“听说他喜欢起跳舞来了。大概是爱上了舞女吧？”

“阿直先生这个人哪，又酗酒又搞女人，真难对付！”

“是上原先生亲自训练出来的。”

“不过阿直先生的品质更恶劣。象他这种没落大少爷……”

“我说，”我微笑着插嘴道，因为我觉得不说出来反而对她们俩不礼貌，“我是直治的姐姐。”

老板娘似乎吃了一惊，重新打量了我一下。知惠小姐

却满不在乎地说：

“您的脸真象。我刚才看到您站在昏暗的土间里，可吓了一跳，还当是阿直先生哩。”

“哦，原来您是……”老板娘改变了口气说。“这么简陋的地方真难为您来。那么您跟上原先生从前就……”

“是的，六年前我们见过面……”我吞吞吐吐地说着，低下头，不由得两眼噙着泪。

“让你们久等啦，”女佣端面来了。

“请趁热吃吧，”老板娘劝道。

“那就不客气了。”

我拿起碗，面条的热气直往脸上冒。我哧溜哧溜地吃得很快。这时我仿佛尝到了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凄凉滋味。

“咯罗嚟，咯罗嚟，咻噜咻噜咻！咯罗嚟，咯罗嚟，咻噜咻噜咻！”上原先生低声哼着走进我们的房间，在我旁边盘腿坐下，不声不响地把一只大信封递给老板娘。

信封里的东西老板娘看也没看，就把它放到长方形火盆的抽屉里，笑着说：

“只这么点，余下的都赖掉可不行啊。”

“会拿来的。余下的帐款明年给你。”

“说得倒好听。”

一万元。一万元不知可以买多少电灯泡呢？有这些钱，我也能舒舒服服地过一年了。

唉，这些人准有什么毛病。不过，说不定也同我恋爱一样，不这么做就活不下去吧？如果说人生在世就得活下去，

那么这些人为了活下去而做的事，恐怕也不该加以责备吧。人要活着。人要活着。啊，这简直是叫人难办得要死的大事啊。

“总而言之，”隔壁房间的一个绅士说，“今后要在东京生活，不会厚颜无耻地说‘您好您好’这类奉承话是怎么也混不下去的。今天向我们要求什么稳重呀、诚实呀之类美德，这等于是使劲地拉吊死的人的脚一样。稳重？诚实？呸！实在令人作呕！那怎能活呢？假如你不会厚着脸皮说‘您好您好’之类奉承话，剩下的就只有三条路：一条是回去种田，一条是自杀，另一条是由女人养。”

“这三条路都不会走的可怜家伙还有最后一个办法，”另一个绅士说，“就是逼着上原二郎请客，彻夜痛饮！”

咯罗嚟，咯罗嚟，咻噜咻噜咻！咯罗嚟，咯罗嚟，咻噜咻噜咻！

“你没有住的地方吧？”上原先生压低嗓门，象自言自语似地说。

“我？”

我意识到自己心中的毒蛇扬起了镰刀形的脖子。敌意。我产生了一种近似敌意的感情，拘谨地坐着。

“你能同许多人挤在一块儿睡吗？天气可冷哩，”上原先生也不管我生气，嘟囔着说。

“恐怕不行吧？”老板娘插嘴说。“这太委屈她啦！”

上原先生咋了咋舌头说：

“那就别上这种地方来好啦。”

我依然不吭声。他肯定看过我的信。我从他的口气里很快就发现他比谁都爱我。

“实在没办法，只好去请福井先生帮忙了。知惠小姐，请你陪她去好吗？啊，都是女的路上怕有危险。真麻烦啊。大婶，请你把她的木屐放到厨房去吧，我送她去。”

夜深了，外面一片静寂。风小些了，满天星斗闪闪发光。我们并肩走着。

“许多人挤在一起睡也好，怎么都好，我无所谓。”

上原先生只困倦地嗯了一声。

“您是想只跟我两个人待在一起吧，对不？”

我说着笑了出来，上原先生扭歪着嘴，苦笑着说：

“因为这样，所以我不喜欢。”

我深深意识到他非常喜欢我。

“您喝那么多酒。每天晚上都喝？”

“嗯，每天都喝。从早上起就喝。”

“酒的味道好吗？”

“不好！”

不知怎的，我听到上原先生这样说，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工作怎么样？”

“不行。写什么都觉得无聊，心里悲哀得很。生命的黄昏。艺术的黄昏。人类的黄昏。这也叫人感到讨厌呐。”

“郁特里罗^①呢？”

① 莫里斯·郁特里罗(1883—1955)，法国画家，曾是个酒徒。

我几乎无意识地提出了这个名字。

“啊，郁特里罗，他好象还活着哩。酒精的亡魂。是一具死骸呀。那家伙近十年的画俗不可耐，毫无可取。”

“恐怕不仅是郁特里罗吧？其他的名人巨匠也全是……”

“对，都凋零啦。新芽也在萌芽时就凋零了。霜。Frost^①。好象全世界都降了不合时宜的霜。”

上原先生轻轻地抱着我的肩膀，我的身子就象被上原先生的和服外套的袖子给裹了起来，但我没有拒绝，反而紧紧地挨在他身旁，慢慢地走。

路旁树木的树枝。一片树叶都没有的细长树枝，它们刺向夜空。

“树枝真美呀，”我情不自禁地嘟囔道。

“嗯，鲜花和黑树枝的调和，”他有点惶惑地说。

“不，我喜爱花、叶和芽什么都没有的树枝。尽管没有花，没有叶，可它还活着。不是枯枝。”

“只有自然不会凋零吧？”

他说着又连续打了几个大喷嚏。

“是不是感冒了？”

“不，不，非也。其实这是我的怪癖，酒喝到饱和点便会马上打喷嚏。好象是喝醉不喝醉的晴雨计似的。”

“那么恋爱呢？”

① 英文，意为“霜”。

“什么？”

“有对象吗？差不多已经达到了饱和点的人？”

“咄，别嘲弄我啦。女人全一样，又难弄又麻烦得要命。咯罗噤，咯罗噤，咻噜咻噜咻！不瞒你说，现在有一个，不，应该说有半个。”

“我的信看了吗？”

“看了。”

“回信呢？”

“我不喜欢贵族。不管怎样总有些令人讨厌的傲慢。你弟弟阿直君作为贵族，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但他也不时会突然露出很难交往的狂妄自大态度。我是个乡下农民的儿子，当我走过这样的小河畔时，我必定会想起自己小时候在故乡的小河畔钓鲫鱼或捞鲮鱼的情景，心里便难过得受不了。”

我们正顺着在黑暗中潺潺响着的小河边走。

“然而，你们贵族不但决不能理解我们的伤感心情，还瞧不起我们。”

“屠格涅夫^①呢？”

“那个家伙是个贵族，所以我也不喜欢他。”

“可是他的《猎人笔记》却……”

“嗯，那还不错。”

“它也写农村生活的伤感……”

① 屠格涅夫(1818—1883)，俄国作家，出生于贵族家庭。

“那就算这家伙是乡下贵族，折中一下，好吗？”

“如今我也是个乡下人。我在种地呢，是个乡下的穷人。”

“到现在你还喜欢我吗？”他用粗暴的口气说。“你想有我的孩子？”

我没有回答。

他的脸象块岩石落下来一样一下子贴近我，把我乱吻。这是充满着性欲的吻。我一边让他吻，一边潸然泪下。其中也有屈辱或悔恨的眼泪，又苦又涩。泪如泉涌，不停地夺眶而出。

两个人又并排往前走去。

“失败啦。我也喜欢上了，”说罢，他呵呵地笑了。

然而我笑不起来。我缩起嘴角，紧皱着眉梢。

没有办法。

要用语言来表达的话就是这么一种心情。我注意到自己拖着木屐，步子都乱了。

“失策啦，”他又说，“只能走到哪儿算哪儿啦？”

“听着可有点儿刺耳。”

“你这小子！”

上原先生在我肩上打了一拳，又打了个大喷嚏。

福井先生的家到了，看样子他们一家人都睡了。

“电报，电报！福井先生，你的电报！”

上原先生拍着门大声喊叫着。

“是上原吗？”房内传来男人的声音。

“正是。王子和公主来求住一夜啦。天气这么冷，老叫人打喷嚏，眼看好容易私奔出来，都快变成喜剧了。”

大门从里边打开。一个年近六十的秃顶矮老头穿着一身华丽的睡衣，脸上露着奇怪的害羞笑容出来迎接我们。

“请帮个忙，”上原先生打了一声招呼，连斗篷都不脱便径直往屋子里走去。“画室太冷，不行。把二楼借给我吧。你来！”

他牵着我的手穿过廊子，在走廊尽头登上楼梯，走进一间黑古隆冬的房间。在房间一角卡嗒一声把开关开了。

“真象酒家的房间。”

“嗯，暴发户的爱好嘛。给他这个不高明的画家太可惜了。他贼运亨通，没有遭什么灾。这不可不利用呀。好啦，睡觉吧，睡吧。”

他象在自己家里一样随便打开壁橱，取出被褥铺上了，然后说：

“你睡在这里。我要回去。明天早上我来接你。厕所一下楼梯右边就是。”

他象从楼梯上滚下去似的，轰轰隆隆地走下楼梯，接着一点声音也没有了。

我熄灯之后，脱下用父亲从国外带回来的料子做的天鹅绒大衣，解开腰带，和衣钻进了被窝。因为疲倦，加上喝了酒，浑身发酸，很快就蒙蒙眈眈地打起盹来了。

那个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睡在我身边……我默默地、拼命地抵抗了大约一小时，忽然觉得他可怜，就不再抗拒

了。

“不这样您就不放心吧？”

“唔，也可以这么说。”

“您身体不好，对不？最近吐血了吧？”

“你怎么知道的？我不久前确实吐了很多血，可对谁也没说过。”

“因为有一股同我母亲去世前一样的气味。”

“我拼命在喝酒。活着使我感到无限悲哀。不是什么苦闷寂寞之类还有余地的东西，而是悲哀。当你听见四周墙上传来阴郁和忧愁的叹息时，哪能只顾自己的幸福呢？当一个人发现活着决不会有自己的幸福和光荣时，他会怎么想呢？努力。这只会成为饥饿这头野兽的牺牲品。悲惨的人太多啦！听着刺耳吗？”

“不。”

“看来只有爱而已。正如你信上所主张的。”

“是的。”

我的爱消失了。

天亮了。

屋子里微明时，我仔细地凝视着睡在我旁边的他的脸。这是一张似乎垂死的人的脸。一张疲惫不堪的脸。

牺牲者的脸。尊贵的牺牲者。

我的人。我的彩虹。My Child。可憎的人。狡猾的人。

这时候我觉得他的脸美得举世无双，爱仿佛又苏醒了，心激动得扑通扑通地跳。我抚摸着他的头发，情不自禁地

吻了他。

这是无限悲伤、极其悲哀的爱之实现。

上原先生闭着眼睛抱着我说：

“都怪我过去对你怀有偏见，我是农民的儿子。”

今后我怎么也不想离开他了。

“我现在真幸福。即使听见四周墙上传来阴郁和忧愁的叹息，我现在的幸福感也已达到了饱和点。简直幸福得都要打喷嚏了。”

上原先生听了呵呵笑着说：

“可是太晚啦。已经是黄昏了。”

“不，是早晨哩。”

我弟弟直治就在这天早晨自杀了。

七

直治的遗书。

姐姐：

我没有指望了，我先走啦。

我丝毫不理解，我为什么必须活下去。

只要想活下去的人活下去就得了。

人有生存的权利，同样也应该有死的权利。

我这种看法一点也不新，这么平常而且应该说是起码的事情，只不过是人们不知为什么不愿意而且害怕直接说出来罢了。

想活下去的人，不管怎么办也应该顽强地活下去，这是了不起的事，其中大概也有所谓人的荣誉吧，但我认为，死也不是什么罪过。

我，我这棵草，在这个世界的空气和阳光中是很难活下去的。要活下去似乎还缺少一样什么东西。能够活到今天，这已经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我进高等学校以后，第一次碰到了与培育我的阶级完全不同的阶级出身的友人，他们是又茁壮又坚强、势不可当

的草。为了不被那气势压倒，我服麻醉药，发疯似地抵抗。后来当了兵，在那儿我仍然使用鸦片作为生存下去的最后手段。姐姐，您大概不会理解我这种心情吧？

我真想变成一个下流庸俗的人。我想变得坚强，不，我想变得强暴。我以为这是成为民众之友的唯一道路。这仅仅靠酒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它需要始终保持着头晕目眩的状态。为此除服用麻药外别无办法。我必须忘掉家庭，必须反抗父亲的传统，不能不拒绝母亲的爱抚，不能不对姐姐冷淡。否则，我以为我无法得到一张入场券可以进入民众的房间。

我变得下流了。说话也下流了。然而其中一半，不，百分之六十是假装出来的可怜相，是笨拙的花招。在民众看来，我仍然是个高傲而装模作样、古怪而拘谨的人。他们都不愿意推心置腹地跟我交往。可是事到如今，我又不能回到曾经抛弃的沙龙里来。因为我的下流尽管百分之六十是装出来的，其余的百分之四十却是真正的下流。我对上流沙龙那种臭不可闻的所谓文雅和高尚立即会感到恶心和呕吐，一时一刻也无法容忍；而另一方面，那些被人称为高官显贵的大人物对我的不规矩也可能感到十分惊讶，立刻把我驱逐出来吧。我不能回到已抛弃的世界，而民众却只恩赐我一个对我彬彬有礼但充满着恶意的旁听席。

不论哪个时代，象我这种缺乏生活能力并且有缺陷的草，什么狗屁思想也没有，它的命运也许只有自然消灭，但是我也有一些话要说。我感觉到有种情况使我怎么也难以

活下去。

人都是一样的。

这究竟算不算思想呢？我以为发明这句奇怪的话的人不是宗教家，也不是哲学家和艺术家。这句话是民众在酒馆里产生的。不知谁先说出，不知什么时候便象蛆一般陆续涌现出来，并传遍了全世界，使世界上的人变得不和了。

这句奇怪的话同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全然没有关系。它一定是酒馆里丑男子骂美男子的话。那不是什么思想，而不过是发急，是嫉妒。

然而酒馆里这种嫉妒的怒骂声却装作带点思想的意味在民众中传播。本来是同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毫无关系的一句话，不知什么时候却同这种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纠缠在一起而奇怪地造成了恶劣的状况。这种把毫无道理的信口开河偷换为思想的把戏，即便是摩菲斯特①恐怕也会感到良心责备而踌躇不肯做吧。

人都是一样的。

这是一句多么卑屈的话呀！这是一句既瞧不起别人也瞧不起自己、毫无自尊心而使人放弃一切努力的话。马克思主义主张劳动者的优越地位。它并不说人都是一样的之类的话。民主主义主张个人的尊严。它并不说人都是一样的之类的话。只有妓馆揽客的才说那样的话：

“嘿嘿，不管怎样装腔作势，人不都是一样的吗？”

为什么要说是一样的呢？为什么不敢说是优越的呢？就

① 摩菲斯特，浮士德中的魔鬼。

是奴隶根性的报复。

这句话实在既猥琐又可怕，它使人相互感到戒惧，一切思想都遭到亵渎，所有努力都受到嘲笑，幸福被否定，美貌被糟蹋，名誉被玷辱，所谓“世纪之不安”，我认为都是由这一句奇怪的话引起的。

我讨厌这句话，但也受到这句话的威胁，害怕得直打战，不论想干什么事都感到难为情；总是战战兢兢，心扑通扑通地跳，只觉得没有置身之处，于是索性借助于喝酒或吸毒，在眼花缭乱中求得瞬息间的安宁，结果弄得越发不可收拾了。

太懦弱了吧？是一棵有什么严重缺陷的草吧？尽管我列举这些小道理，妓馆揽客的会嘲笑说，你扯什么，你本来就是喜欢玩乐的人，是个懒人、色鬼，是个只顾自己的享乐主义者。从前我听到这种话，只是不好意思地含含糊糊点点头，可如今在临死的时候，我却想留下一句带点抗议意味的话。

姐姐。

请相信我吧。

我虽然玩乐，但一点也不快乐。这也许是快乐的“阳痿”吧。我不过是一味想摆脱自身的贵族影子才发疯而耽于酒色的。

姐姐。

我们究竟有罪吗？生为贵族，这难道是我们的罪过吗？仅仅由于出生在这个家庭，我们便不得不象犹太的亲属一

样永远过着一种谢罪、惶恐而羞愧的生活。

按理我早就该死去。但一想到妈妈的爱，我就不能死了。人有自由活下去的权利，也有随时可以死去的权利，但我认为“母亲”还活着的时候，这死的权利就不能不加以保留。不然它也会同时把“母亲”害死的。

现在我死就不会有人难过得伤身体了，不，姐姐您听我说，我知道你们失去我会悲伤到什么程度。不，咱们丢开虚饰的伤感吧，你们知道我死一定会哭吧，但如果你们为我想，想到我活着时的痛苦以及我从那讨厌的生命中完全解放出来的喜悦，那么我想，你们的悲伤就会逐渐消失。

对我的自杀大肆责难，说我应该活到底，但又不给我任何帮助，还得意洋洋地在口头上批评我，这样的人准是能满不在乎地劝天皇陛下开水果店的异想天开的大人物。

姐姐。

我还是死了好。我没有生活能力，无力在金钱上与人竞争，连敲竹杠都不会。我和上原先生一起玩的时候，我的帐总是自己付的。上原先生认为这有点贵族的傲慢气味，非常不高兴，可我并不是因为傲慢才会钞的，而是怎么也不敢用上原先生工作得来的钱去喝酒，去玩女人。简单地说是因为尊敬上原先生的工作。不过那也是胡扯，实际上我自己也闹不清是什么原因。我只是觉得受人请客是非常可怕的。尤其是受到靠他双手所得的钱请客，这会使我更加难过和于心不安。

因此，我只管把家里的钱和东西拿出来，这叫妈妈和您

感到伤心，而我自己也并不感到快乐。我之所以计划搞出版事业，完全是为了装饰门面，其实一点也不想认真去做。即使真心想做，对一个根本不敢受人请客的人来说，怎么也不会赚钱的，尽管我很愚蠢，这一点还是清楚的。

姐姐。

我们已经穷了。我本来想活着的时候款待别人，不料不靠别人款待便活不下去。

姐姐。

那么我为什么一定要活下去呢？已经没有希望了。我决定死。我有一种药可以死得不痛苦，是在当兵的时候弄到手的。

姐姐是个漂亮贤慧的人（我一直以有这样漂亮的母亲和姐姐而感到自豪），因此我对姐姐的事并不担心。我甚至连担心的资格都没有，正如盗贼关怀受害者只会叫人觉得脸红。我想，姐姐准会结婚，生孩子，并依靠丈夫活下去吧。

姐姐。

我有一个秘密。

很久以来我一直把它藏在心里。即使在战场上我也一味想她，不时梦见她，醒来之后不知多少次想哭哩。

无论对谁，即使嘴巴烂了我也不敢说出她的名字来。我想到现在要死了，至少向姐姐讲讲清楚吧，可还是害怕得不能说出那个名字。

然而我如果把它作为绝对秘密藏在心里，始终不告诉任何人就死去，那么在我的身子火葬时，内心将会留下一股

腥膻的气味，我感到非常不安，因此我准备象虚构那样模模糊糊、转弯抹角地讲给姐姐一个人听。虽说是虚构，姐姐听了一定马上就明白她是谁。因为说是虚构，也不过是用假名^①把真名掩饰一下罢了。

姐姐不认识她吗？

照说姐姐是认识她的，不过大概不曾见过面吧？她比姐姐大几岁，单眼皮，眼梢往上吊，从来不烫头发，总是梳着朴素的发型，大概叫垂髻吧。服装也很寒酸，但不邋遢，不管什么时候都穿得非常整洁。她是战后用新画法一连发表了许多作品而一举成名的某中年西洋画画家的夫人。那位画家非常粗暴放荡，但他的夫人却装得若无其事，总是面带温柔的微笑。

我站起来说：

“恕我告辞啦。”

她也站起来，毫无戒心地走近我身旁，仰脸望着我，用普通的声音问道：

“为什么？”

她象真正不明白似地稍微歪着头凝视着我的眼睛。她的眼神没有任何邪意，也毫无虚饰。我天生跟女人的视线一相遇就会慌张起来，立即将视线移开，可只有这一回我丝毫不觉得羞怯，两人的脸仅隔一尺左右，我心情愉快地注视着她的眸子，过了六十秒钟也许更长一些，不觉微微一笑，

^① “假名”指日文字母。

回答说：

“不过……”

“他马上就会回来的，”她依旧认真地说。

我忽地想到，所谓正直恐怕就是指这样一种表情吧。它不是修身教科书中讲的那种冠冕堂皇的品德，而用正直两字所表现的品德，本来不就是这么可爱的东西吗？

“我下次再来。”

“也好。”

自始至终是很平常的谈话。有一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到公寓去拜访那位西洋画画家。画家不在，夫人说他马上就回来，上屋里等一会怎么样，于是我走进了房间，翻阅了半小时左右的杂志，看样子还不会回来，便起身告辞了。仅仅是这么回事，然而我却痛苦地爱上了那一天那一个时刻的她那一双眼睛。

高贵，可不可以这样说呢？但是有一点我敢断言，在我周围的贵族当中，除妈妈外，眼睛能那样毫无戒心地现出“正直”表情来的人一个也没有。

后来在冬天一个傍晚，我深深地被她的侧影吸引住了。也是在那个画家的公寓，我从早晨起陪着画家坐在被炉里喝酒，两个人一边喝酒一边把日本的所谓文人一个一个骂得一钱不值，然后便捧腹大笑。画家喝醉，一躺下就呼噜呼噜睡着了，我躺下正要迷迷糊糊地睡着时，只觉有人轻轻给我盖毯子。我眯缝着眼睛一看，只见东京的冬天傍晚时分的天空清澈如水，夫人抱着小姐闲坐在窗旁，她那副端庄

的侧影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侧面像一般，衬着远方浅蓝色的傍晚天空，轮廓分明地浮现出来。她悄悄地给我盖毯子，这一番好意丝毫不存在情欲，啊，“人性”这个词用在这种时候不是才有真正的意义吗？她象用理所当然的体贴心情几乎无意识地这样做，她那娴静的样子仿佛是画中的人像，默默地眺望着远方。

我闭着眼睛，恋慕得都要发狂了，热泪不觉夺眶而出，赶紧把毛毯一直蒙到头上。

姐姐。

我去那位画家家里玩，起初是被他作品的奇特画法和作品中蕴藏的狂热爱情所迷住。后来熟了，便因他的无教养、荒唐和卑鄙无耻而感到扫兴。相反，我却被画家夫人心灵的美所吸引，不，应该说是我爱慕和想念那位具有正确爱情的人。后来我只是为了希望和她见面才到画家那里去的。

如果说那位画家的作品多少表现了高贵的艺术风味，现在看来，我认为这也许是反映了那位夫人的美好心灵。

现在我要把我对那位画家的看法明确而如实地说出来。他不过是一个酒徒，一个喜欢玩乐的投机商。他只是想弄到玩乐的钱而在画布上乱涂颜料，趁流行时摆出一副了不起的姿态，以高价出售作品罢了。他身上除了具有粗人的厚颜无耻、愚蠢的自信和狡猾的商业才能以外，并无别的。

依我看，他对别人的画，不论是外国人或日本人的画恐

怕都不懂。而且对他自己的画大概也不懂。他只是为了弄到吃喝玩乐的钱而拼命在画布上乱涂乱抹而已。

更使人吃惊的是，他对于自己那种荒唐胡来似乎一点也不觉得羞耻、怀疑和恐怖。

他居然还得意洋洋。总之，这是一个连自己画的东西也不懂的人，哪里能理解别人工作的优点呢，但竟然一味地贬低别人。

也就是说，那个人过着颓废生活，尽管口头上也说怎样怎样痛苦，实际上是一个愚蠢的乡下佬到了憧憬已久的都市，出乎意料地获得成功，于是欢天喜地，一天到晚只顾饮酒作乐了。

我对他说过：

“朋友们都在玩，自己一个人用功也难为情，惶恐得很，因此虽然不想玩，还是跟大伙在一起玩了。”

那个中年画家听了，满不在乎地回答说：

“噢，这就是贵族脾气吧，真讨厌。我一看到人家玩，觉得自己不玩太吃亏，于是也拼命玩了。”

这时我对这位画家从心底里感到轻蔑。与其说他对放荡生活不感到苦恼，不如说他对无聊透顶的玩乐觉得很不错哩。真是个愚蠢的快乐主义者。

把这画家的坏话再一口气讲下去也与姐姐无关。但在我临死的时候回想起跟他的长期交往，也还是感到怀念，突然有一种冲动想再见他一面，一起玩玩，一点也不觉得他可憎，何况他也是一个具有许多优点而时常感到寂寞的人，

所以我不想再说什么了。

我只是有一点想让姐姐知道，就是我非常想念他的夫人，为此难过得徘徊不已。姐姐知道后用不着告诉别人，更没有必要装模作样地多管闲事，即想实现弟弟生前的愿望什么的。姐姐知道以后，只要悄悄地在心里说声“啊，原来如此”就行了。如果说我有什么奢望的话，那就是听了我这没脸见人的坦白后，哪怕只有姐姐一个人能更深地了解我生命中至今的痛苦，我就很高兴了。

我曾经梦见我和夫人握手，并且发现夫人也很早就喜欢我了，所以醒来觉得手心上还留有夫人手指的热气。我认为自己应该以此为满足，不能不死心了。我并不是害怕道德，而是对那个半疯子，不，对那个几乎全疯的画家怕得不得了。我想死掉心，想把心中的热火转向别处去。于是有一天晚上，我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女人就跟她们玩，连那位画家看了都不能不紧皱眉头。我总得想个办法从夫人的幻影中摆脱出来，忘掉她，忘掉一切啊。然而办不到。归根到底，我是个只能恋慕一个女人的男人。我可以明确地说，我对夫人的其他女朋友一点也不觉得美丽可爱。

姐姐。

请让我在死前只写这么一次吧。

……スガ^①女士。

这就是那位夫人的名字。

① 日文字母，用拉丁字母拼写是Suga。

昨天我带了一个毫不喜欢的舞女（这个女人有些地方真蠢）到山庄来，但我决不是想今天早上寻死才来的。我的确准备在最近期间寻死，不过昨天带那个女人来山庄，只因为她求我带她去旅行，而我也在东京玩腻了，觉得跟这个蠢女人在山庄里休息两三天也不坏，于是虽说对姐姐有些不方便，还是一起上这儿来了。可是姐姐却到东京的朋友那里去，就在这时候，我忽然觉得：要死就趁这个时候吧。

从前我希望死在西片町老家的里屋，因为我怎么也不愿意死在街上或是原野，让自己的尸体被那些瞧热闹的人摆弄。然而西片町的老家已经归别人所有，如今除了死在这山庄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但一想到第一个发现我自杀的人是姐姐，那时您会多么惊愕和恐怖，我的心情便沉重起来，怎么也不能在只跟姐姐两人在一起的夜里自杀。

现在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啊。姐姐不在家，却由那位极其迟钝的舞女来发现我自杀。

昨夜两人在一起喝酒，然后我让她睡在二楼的西式房间里，我在楼下妈妈去世的屋子里铺好被褥，就开始写这篇惨痛的手记。

姐姐。

我对人世间不存在任何希望了。再见啦！

归根到底，我的死是一种自然死亡。仅仅由于思想，人是不可能死的。我还有一个很不好意思的请求。妈妈遗物中那件夏布衣服，就是姐姐说让直治明年夏天穿而特地为我改的衣服，请您把它放在我的棺内吧。我真想穿它啊。

天快亮了。叫您长期操心啦。

再见吧！

昨夜的酒完全醒了。我不是喝醉酒寻死的。

再一次向您告别了，再见！

姐姐。

我是贵族。

八

梦。

大家都离开我了。

我办好直治的后事以后，一个人在冬天的山庄里住了一个月。

我怀着清澈如水的心情给那人写了一封信，恐怕是最后一封了。

您好象也把我遗弃了。不，好象把我渐渐地忘掉了。

不过我还是幸福的。因为我似乎已经如愿以偿，怀孕了。我现在虽然好象失去了一切，但我肚子里的小生命却使我这个孤独的人发出微笑。

我怎么也不认为我做了肮脏的错事。这世界上为什么有战争、和平、贸易、工会、政治等等东西，最近我也逐渐明白了。您大概还不了解吧？所以您才老是不幸。让我来告诉您吧，那是为了让女人能生下好孩子。

我一开头就没有指望过您的人格和责任。问题是我那一心一意的恋爱冒险能不能成功。我这个愿望已经达到，我的心现在象森林中的沼泽一样恬静。

我认为我赢了。

即使玛利亚生了一个不是同自己丈夫生的孩子，^①但只要玛利亚感到无比自豪，她们就会是圣母和圣子。

我为自己能满不在乎地无视旧道德而获得一个好孩子感到满足。

以后您大概还是“咯罗噤、咯罗噤”地跟绅士和小姐喝酒，继续过颓废生活吧。可我并不想叫您停止。那也是您最后的一种斗争形式吧？

我不想再对您说什么请戒酒吧，把病治好吧，争取长寿吧，干点出色的工作吧等等显而易见的敷衍话。与其干点“出色的工作”，不如拼命把所谓不道德的生活坚持到底，这样做说不定倒会受到后世人的感谢呢。

牺牲者。过渡期道德的牺牲者。您和我无疑都是这种人吧？

革命究竟在哪里进行着呢？至少在我们身边，旧道德仍旧毫无改变，还在拦住我们的去路。大海表面的波涛好象在翻滚，但大海底下的海水，别说革命，连动也不动一下，静悄悄地躺着，假装睡着了。

然而我相信，在过去战斗的第一个回合中，虽然奏效甚微，却也能够把旧道德推开了一点。今后我还准备同将要诞生的孩子一起进行第二个、第三个回合的战斗。

生自己钟情的人的孩子，并且抚养他，这就是我的道德

① 指圣母玛利亚和耶稣的事。

革命的完成。

即便您忘了我，或者因酗酒而丧命，我想为了完成我的革命，我也能健康地活下去的。

不久前有人把您人格的卑下告诉了我，但是给予我这种坚强信念的是您。使我在心中出现一道革命彩虹的是您。把活下去的目标指引给我的也是您。

我为您感到自豪，并且想让将来生下的孩子也为您感到自豪。

私生子及其母亲。

但我们准备永远和旧道德斗争到底，决心象太阳那样活下去。

请您也把您的斗争继续下去吧。

革命还一点也没有进行。看样子还得有更多令人可惜而又尊贵的牺牲者。

今日世界上最美丽的是牺牲者。

这里还有一个小牺牲者。

上原先生。

我对您已经不想有什么请求了，不过为了这个小牺牲者，请您答应一件事。

那就是，让您的夫人抱一下我生的孩子，只抱一次就行，并且请允许我在那时候说一声：

“这是直治和某一个女人私下生的孩子呢。”

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一点我对任何人都不能说。不，连我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要求您答应我这么做。然而我怎么

也不能不这样做,为了一个将要叫直治的小牺牲者,我无论如何不能不请您答应我这么做。

您会感到不高兴吗?即便觉得不高兴,也要请您容忍一下。请您把它当作一个被遗弃而又即将被忘却的女人提出的唯一而略微故意使人不痛快的事,务必答应这一请求。

致

M·C My Comedian^①

昭和二十二年^②二月七日

① 英语,意为“我的喜剧演员”。M·C是其缩写。

② 1947年。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斜阳

作者 = (日) 太宰治著 张嘉林译

页数 = 1 3 6

S S 号 = 1 0 9 9 3 2 4 1

出版日期 = 1 9 8 1 年 0 8 月 第 1 版